

牛場村
雜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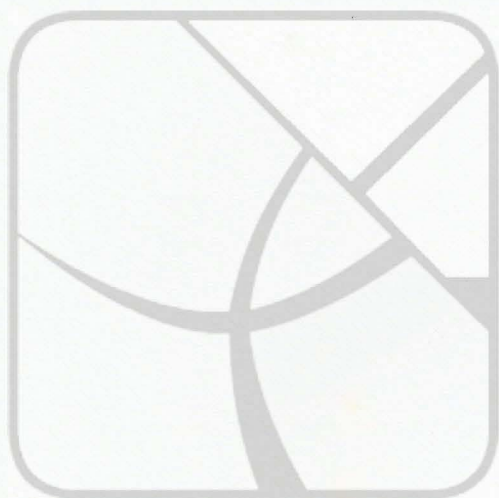
徐 然 著



作者简介

徐然，又署李艳。原名徐元福，早年毕业新加坡南洋大学，随即投身新闻界，曾任报章编辑几近二十年，是本州一名资深新闻工作者。现虽已自报界退役，在木材公司工作，但是时刻依旧关心新闻事业之进展。

马华文学电子图书馆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美里筆會
MIRI CHINESE WRITERS' ASSOCIATION

美里笔会丛书 (7)

牛場村雜筆



徐 然 著

美里笔会出版 1994 年

牛場村雜筆

作者：徐然

出版：美里筆會

PERSATUAN PENULIS CINA MIRI

LOT 213, 1ST FLOOR, BANGUNAN S. S. CHIA

1 MILE MIRI-BINTULU ROAD, MIRI.

發行：徐元福

110, Jalan Bendahara,

P. O. Box 1258, 98008

Miri, Sarawak.

承印：美里天成印務公司

No. 10-C, Ground Floor Mukum Hua Building.

Jalan Rice Mill, 98000 Miri, Sarawak.

Tel : 085-426143 Fax : 085-426144

日期：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定價：RM 8.00

目 录

■ 序 / 田 农

■ 散文 · 杂 笔

- 2 ● 老编辑的编辑生涯
- 10 ● 牛场村杂笔
- 47 ● 编辑生涯也是梦
—— 一个老编辑的片断回忆
- 57 ● 知己面前讲真话
—— 罗浮山人自知死期
- 64 ● 小女儿的父亲节礼物
- 69 ● 动乱年代的新闻编辑
- 74 ● 铅字时代的报纸沧桑
- 81 ● 报纸“信箱版”的话题

■ 旅游报导

88 ● 经济与工业新闻研讨会简报

—— 台湾参观访问团记

105 ● 走马看花访印尼三大文化城市

—— 全球南大校友联欢聚会侧记

■ 后记

序〔牛场村杂笔〕

。田農。

读罢徐然兄〔牛场村杂笔〕一书，使我惊觉时间的飞逝。我们都曾经长时间在报界工作，经受过新闻界风雨晦明的日子。徐兄虽已於数年前退役，离开新闻界，但我们在言谈中话题仍多涉及新闻工作，诸如报章的新闻写作、标题用字、版面设计及副刊内容等。此无他，当一个人在报界工作，由青年至中年，这是人生中一段最美好的时光，那即使他已退出新闻界，但又怎能忘情过往工作中的辛酸与欢乐？

徐兄於六十年代初，自南洋大学毕业之后，即返回诗巫出任诗华日报主编。中间虽曾短期离开报界，但七十年代末又重返诗华，在美里分社出任主编，报社的地点即是牛场村。

观其〔牛场村杂笔〕及编辑生涯回忆诸篇章，反映出砂罗越新闻工作者更多的是辛酸的一面。

七十年代末的美里，较之现时九十年代中落后得多。其时美里人口少，工商业落后，虽因石油与木材的开伐所涌现的生机，逐渐改变了美里的社会面貌，但社会的进步并非短时间所能达成的。在这样的地方从事新闻工作，资讯与人文的落后，其苦况可知。如若不是热爱新闻工作，又何能过这种晨昏颠倒的日子。

在新闻战线上，要有突出的表现，往往得在一个富有挑战性的时代。以中国的新闻事业来说，由北伐至中

共建政之前，由於中国局势动荡，外强侵袭，新闻工作者通过言论呼吁人民抗御强寇，唤醒中国人民保家卫国，这段时期，新闻工作者所发挥的坚苦奋斗精神，不仅闪耀着时代的光辉，也为中国新闻史上写下可歌可泣的一页。

在这二十几年间，涌现了许多著名新闻工作者，王芸生、范长江、萨空了、胡政之、胡愈之、萧乾、徐铸成等辈，在新闻战线上作出了极大贡献，也为他们的人生留下光辉的篇章。而大公报、文汇报及新闻报等大报所扮演的角色，不论在社会与文化各层面的建设，都是不可磨灭的。

诚然，在砂罗越这个落后的地方，新闻工作的挑战远不如中国，甚至比星加坡或马来半岛也还来得落后。但数十年来，由战前的新民日报、古晋新闻日刊及诗巫新闻日刊等手抄的报章，而发展到铅字时代以迄於今进入电脑化时代，这期间的发展与变化，又何尝不是浸淫了无数新闻工作者的血汗，没有一砖一瓦，又怎能建成高楼大厦。徐然兄长期服务报界，他的辛酸与欢乐，已化成为一砖一瓦，成了大厦的基石，这又何尝不是可贵的贡献。

我与徐兄都曾先后在诗华日报美里分社任职，徐兄在早期的牛场村，而我则在后期的卑雅骚。一九八八年初，我重来到美里，没想到在诗华日报那一座小楼上，也就过了那么些年。我自然深刻体会过新闻工作的艰辛，不论是早年在卫报或是稍后诗华日报任主编，三

更鸡啼还得在孤灯下编写的日子，至今记忆犹新。即使如此，在弥漫着无知与凉薄的社会中，对新闻工作者的回馈是不相称的。

然而，新闻工作终究有它绝对的社会意义与使命，这正是许多具有良知良能者赖以长期坚持这份工作的原因。

读罢徐然兄的〔牛场村杂笔〕，使我感触良深，这感触乃发自一个长期过着文字工作者内心深处。承徐兄厚意，嘱我为序，我遂不揣简陋，僭书数语，是为序。

一九九四年十月下旬

散文。
雜筆



老编辑的编辑生涯



每逢新历元旦，报馆循例出版新年特刊，特刊除了邀请名人学者「惠赐」鸿文论著之外，报馆尚有一项不明文的规定，那就是工作於编采部的人员，如编辑、记者、电讯员、校对等，都须「贡献」一篇「大作」的义务。虽然说是义务，但文稿一出，报馆照例予以稿酬。而且稿酬多在农历新年前发出，是农历年「红包」之外的「红包」。

既然有「双料红包」待领，人人全力以赴，绞尽脑汁，写篇东西。一般记者，尤其是初入行的「初哥」、「初姐」最喜欢写：「我的记者生涯」之类的文章，这些文章不外写些一年半载的阅历，再发点牢骚写点感想，也就成了一篇尝遍甜苦辣滋味的记者生涯的大作了！

由记者的「记者生涯」，触动老编辑无限的感慨，午夜独自埋首於编辑室，涂成一篇：「老编辑的编辑生涯」，祈望它能引起同行的编辑前辈之共鸣。

老编辑於十八年前，因「机缘」挤身於爬格子行列，当时报馆一位年老的编辑，久病缠身，卧床不起，报馆的老板找上我这刚踏出大学校门的文学院毕业生来代替。果然是「初生之犊」，就如此这般当起小「老编」来。岁月匆匆，转瞬已近廿载，午夜工毕。抚须

轻嗟，顿感满怀萎靡。感慨不已！

漫长的十八年，除间中一段时间〔弃编从商〕之外，其余时间都是〔晨昏颠倒〕地埋头於编辑室，战战兢兢为编好明天的报纸而工作。

报馆的编辑，特别是新闻编辑，就像一个酒家的厨师，老编辑服务报馆的老板就喜欢这个比喻。老板每一两个月必定到各分社巡视业务，每到一地，照例召集编采部会议，检讨一般的工作，会议上，老板常用：〔编辑像厨师，必须有充足的菜色，才能煮出可口的菜肴〕的比喻来训勉新闻记者，要老记们多多努力，采访各类新闻。

编辑像厨师，而且是像一个什么样菜色都会煮的大厨师。一般大酒家的大厨师，掌理一切厨政，不管什么菜，北京菜也好，上海菜也好、粤菜、湘菜；潮州粿条、福建面，甚至英国牛扒、马来咖喱，样样都来得，样样都得会。而在砂州当新闻编辑也是如此，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其他如经济、政治、社会，甚至机械、会计、家政，再甚至飞弹、飞机、烧焊、氧气等等知识，样样得懂，都得〔无一不晓〕，否则会闹出连串笑话。

在砂州，一般报馆规模都不大，记者不能被派固定的路线采访，通常一位记者，必须采访各种路线的新闻。一般报馆的记者，每天一上班，向采访主任报到后即出去，四处摸索，什么新闻都得采访。包括法庭、警署、社团、政党、突发，甚至部长行踪，妇女家政烹饪

等等都必须涉及与采访。

这种「一脚踢」的新闻采访方式。老记们每天都得写五六则新闻，甚至十馀则，也是常事，这种「高速生产」的新闻写法，当记者提供一个新闻轮廓已经不容易，岂能要求深入，要写得正确详实。写得符合新闻写作之标准？这一来，就苦了编辑，新闻编辑得全面照顾老记的新闻报导，不止在文字上，在内容上都得小心看过，老记写什么，编辑都得懂，都得照其提供材料编出新闻，老记可以错，编辑就不可以错。这是编辑苦的一面。

记得有一次，一家报章的一位记者作一项有关飞机发生意外事件的报导，该发生意外的飞机是一架「波音七三七」飞机，出事那趟是五二五班机，老记就写道：「一架波音五二五型飞机发生意外。」老记是错了，编辑竟也跟着错，其大字标题标出：「五二五型波音机发生意外」波音机那有五二五型？这个错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但可以说明，当一位新闻编辑，须具有起码的普通知识，否则很容易闹笑话。

又有一次，某两家报章的记者为「HOSPITAL」这一个字大打笔战，一家说，这个字在马来文上，当英文一样是「医院」的意思，另一家说，这个字夹在其他马来文中来说明医院的意思，有点不伦不类。双方引经据典。并请了精通马来文的专家来评论。老编辑的「巴刹马来语」平时还可以应付。但正统的马来文就不行了，因这事件已牵涉到老编辑身上，不得不加以「注视」，

结果翻了一夜的字典与参考书，还请教了马来文专家之后，才了解到这场笔战的〔真相〕与其争论之毫无意义！

老记在新闻报导之错误与乌龙是经常发生与很难避免的，如上所述，记者可以错，编辑不可以错，记者错误的新闻，倘若编辑疏忽未经删改刊出的话，麻烦就接踵而至，〔热诚〕的读者会找上门来，或是打个电话〔扰你清梦〕，质问新闻之错误，要你解释错误的原因，这时老编辑得忍声吞气，客客气气地解释到令他老人家满意为止，因为既是〔忠诚〕的读者，得罪不得！

还有更令人〔心惊胆跳〕的是某些〔不好〕的新闻刊出后，有关事主找上门来，喊打喊杀的事，这时身为老编辑就得应付得当，否则，小则被痛骂一顿，大则〔你小心，我会找你算账！〕

记得有一次，数位十几二十岁的青年，晚上在路上游荡，触犯了交通法令被交警抓到。可能是夜晚，路上行人少，该批青年竟与交警纠缠不清，最后还动手打了交警，结果闹到警署，次日被控上法庭。当然，报章的记者们不会漏掉此则新闻。

第三天晚上，已是十一点了，编辑部其他同事已放工，老编辑编好最后一条新闻正准备收工，编辑室赫然出现四条彪形大汉。问清来由，原来是昨天殴打交警被控上法庭之〔少年英雄〕。

既来之，则〔安〕之！当时虽被叫〔老编〕，但还是三十未出头的〔血气方刚〕之青年！当时心想岂

害这些小伙子之撒野，但说实话，夜深人静的编辑室，面对着四张像「仇深似海」的脸孔，不免有所胆怯，急中生智：立即装模作样，拿起电话，说要找某位「深交」的警官查问事情真相，以便作「新闻更正」，四人听说要找的某警官大名，立即「告辞」！但最后一个走出编辑室时，送来一句：「你小心点！」

原来，当时该警官在S市对付不良份子最有办法。许多不法之徒对他「闻名丧胆」。老编辑其实只是闻其名而未曾谋过面，更谈不上深交，急中借其大名，吓吓那四位「夜闯编辑室」之少年英雄而已！

另有一次，也是法庭新闻惹起，警方在某公会之后楼抓了十位「赌博士」，并将彼等控上法庭，第三天，新闻刊出。该公会的五、六位执委立即来报馆兴师问罪，彼等众口否认其公会有非法赌博。但承认一点，就是其公会设有「娱乐部」供会员玩「麻将」。

其实此乃「此地无银三百两」！但既然是公会的负责人前来问罪，何况又是来势凶凶，老编辑也只好抖数精神对付，让他们坐下来，告诉他们这是由法庭内采访的新闻，如果诸位有所怀疑与不满。可以向法庭交涉。由於他们始终纠缠不清，只好「故施旧技」，拿起电话，跟主审此案的推事讲话。不过，这回不是「虚张声势」，该推事确实老编辑的中学时的老同学。

当着他们的面前，与老同学闲话一通之后，才问起该宗案件来，接着在电话中只听不讲，且不时说几句「是！是！」。

挂断电话，告诉他们，推事认为，该宗案件已是轻判。本来公会赌博还要判得重点。数人面面相觑，连声「道谢」而退，个个垂头丧气，像似斗败的公鸡。关上编辑部的门，自己也禁不住大笑！

十多年的编辑生活，如此这般的遭遇与经历是家常便饭。经历多了，也就应付自如了！

最令人厌烦，莫过于「诽谤官司」，在砂州这个并不太大的地方，地方性的报章，一路来，对地方上的社团、教育机构或社会上的大人物多是歌功颂德，赞过於弹，有时某地某人发生丑闻，为尽报人之责，不得不加以揭露，这一来免不了惹起是非。在砂州，几乎每家报馆都曾遭遇到「诽谤官司」的缠扰。加上某些人专爱在鸡蛋里挑骨头。白纸印黑字，诽谤事件也就防不胜防，而通常，诽谤事件一发生，老编必定首当其冲，不堪其扰，这种编辑生涯，何其悲哀！

当然，喜乐的一面也非完全与编辑无缘。每当自己当任编辑的报纸，也就是自己所编的报纸，获得许多读者之爱戴与支持时，或是各地办事处与代理处传来报份直线上升的消息时，那份看到自己的美满的果实的喜悦心情。确非笔墨可以形容！这时老怀舒畅，兴奋不已！

老编辑十多年的编辑生涯，在外人看来是刻板隐晦的，但老编辑怡然自得，每天埋头报纸堆中。阅读世界最新最广泛的各式各样的新闻与知识，认识最新的科技发明，最近的政治局势发展，最不幸的事件发生，

最详尽的丑闻事件等等。那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生活，也是一乐！

除此之外，编馀之暇，读读书，翻翻杂志，看看武侠小说，也是一乐。老编於两年前，由 S 埠转来 M 埠，因家眷尚未迁来，个人住在工厂的宿舍，每天埋头於编辑室，除了例常的工作外，大半时间，皆与报纸、杂志、书籍为伍，成了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隐士」，两年来的「修身养性」，什么名利都看淡了！但总觉得心怀之充实，则是前所未有的！

老编辑的编辑生涯也像初入行的记者一样，甜酸苦辣，样样都有，真是「说来言不尽言」，写来「写不尽写」！

岁月不留人，一晃十八年，虽言老编辑「淡泊明志」。然而，午夜思迴，亦不免满怀惆怅！

(一九八零年)

牛场村杂笔



一九七七年下半年是我生命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商场上混了几近十年，究竟不是做生意的料子，翻了一个大斛斗，碰得焦头烂耳，一败涂地，几近於倾家荡产。

茫茫的前路，何去何从？熬尽了无数失眠之夜。与内子无分昼夜的思虑商量，终于下了很大的决心，再度返回报界，重作冯妇。

我从诗华日报来，再回诗华日报去！虽然人常说：“好马不吃回头草”，但现实还是现实，再加上自己对新闻事业有一股无比热爱的心，毅然回到诗华日报的怀抱。这时也只好自我解嘲：金牌大导李翰祥也是[吃回头草]，但还是一头[好马]。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离开了使我心力交瘁的工作场所，背负了无数心酸与眼泪的重担，告别了拉让江畔的家乡，暂别了亲爱的妻儿，只身来到了油城。来到了牛场村——一个新的工作环境。

牛场村与诗华日报

滨海的油城——美里。是一个令人喜爱的地方。从市区伸延而出的两条东西大干路，一条经过机场，可至

民都鲁，也即闻名的美民公路，一条是车辆经过峇南港口，通过渡轮，可直通邻国汶邦的马来奕。

车辆由市区驶向峇南港口之方向，在距离约两哩半的地方有一个大交通圈（是砂拉越最大的交通圈之一），车子绕过大交通圈向左边弯进一条泥土路，就是牛场村（PADANG KERBAU）。

牛场村，是过去这个甘榜以养牛闻名，又因在这里有一颇具规模的屠牛场而得名。

牛场村，不算典雅的名字，但它那枝叶蓊翳的树木与椰影婆娑，与附近罗东油田笨大的油桶实景比较，景色不会因其不典雅的名字而告逊色。加上其右侧就是美里著名的加拿大山，左侧是水流淙淙的美里河，称得上有山有水。牛场村是一个宁谧，幽静的甘榜。牛场村的公路原来是一条不算小的路，但可惜是一条泥土路，至今，还是泥土路。

公路两旁是稀稀落落的住宅木屋，在左边靠美里河边较多，几乎大部份是马来友族的高脚屋。公路右边，在加拿大山之山脚是华人的住屋。上段有几间小屋，和一间颇具规模的砖厂。中段是一般的住家，下段有一座政府的农业站。

牛场村有华人与马来人，其中马来友族占多数。

一九七七年杪，总社设在诗巫的诗华日报，继一九六九年在古晋设立第一间分社之后，亦在美里开设第二间分社。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波士〕就将社址选在未被美里人注意的牛场村。

工厂设在属于上述砖厂的一排两层之四间店屋，经过多月的筹备，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廿一日，诗华日报开始出版。这一来诗华日报在诗巫，古晋，美里三地同时出版。美里分社之报纸，主要发行供应砂罗越第四五省以及汶莱国各地。

我於一九七七年十一月再度投入诗华日报，十九日抵达牛场村的工厂，重操旧业，开始了我的编辑生涯，也开始一段趣味盎然的生活……。

牛场村的今日

今日的牛场村仍旧是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华巫族杂居的甘榜。整个甘榜绿草如茵，树木耸然而立，甘榜人家的香蕉树，果实累累，一幅典型甘榜景色。

牛场村已不见牛群，偶而甘榜的马来少年拉著一两头老牛在路边吃草，多是瘦而且老，景色颇为凄凉，今非昔比。

牛场村是被遗忘的甘榜，从那条泥泞与千疮百孔的道路可以看出。

(1) 雨季的牛场村

美里濒临南中国海。每年的东北季候风吹来，连绵的季候风雨即告降临，这时牛场村的道路就得遭殃。整条道路从路口到路尾，都遭雨水之侵蚀，无一处可告

幸免，山脚下的泥土被雨水冲下，堵塞路沟，道路积水成河，大雨过后，路面泥泞不堪，车辆驶过，陷入泥泞是最常见的事，太阳一出，路面又呈千疮百孔。〔路难行，跌倒是常有的事情〕！是这条路的最好写照，居民怨声载道，报章催促修建，但当局充耳不闻，毫不见效。

(2) 旱季的牛场村

旱季的牛场村，又是一幅〔景象〕，艳阳天之下，乾枯的路面，尘土发扬，车辆一过，更是〔烟云蒙蒙〕，旱季一来，家家户户都把窗紧闭，若不是如此，不要说窗门几净不可能。就是三餐也会有大量的〔胡椒粉〕撒在餐食上。

还好，行走这条路的车辆，目前还不算太多，虽然如此，旱季雨季两季的牛场村道路，已够甘榜的居民受了。

竞选期间的牛场村

牛场村是一个被人遗忘的甘榜，当然达官显要更不会踏进牛场村，更加不知道，牛场村的道路有多坏！

一九七八年的国会选举，美里各地区，执政党与反对党竞争激烈，尤其是人口繁密的珠芭区。珠芭路，是一条最受人非议的道路，平时你喊我骂，无人理睬。

但选举一到，短短的竞选期间，一条道路立即修得平平坦坦。

但可怜牛场村道路，却同路不同命，不但没有在选择期间一夜成名的命运，连被提起的机会都没有。原因并非该地选民少，不能举足轻重，而其中一个原因是牛场村是马来友族占大多数的甘榜，反对党在这里没有立足的余地，执政党有恃无恐。牛场村的道路也就不被重视了。

国会选举时期，许多地区都获得照顾。只有牛场村，还是牛场村，尤其是那一条道路，仍旧是雨季泥泞难行，旱季尘土飞扬！

一九七八年的美里国会选举，一声晴天霹雳，美里一个反对党的候选人竟然在全砂选举中独占鳌头，砂州国会选举中，国民阵线获得全部席位，只有美里的兰卑尔选区，国阵的候选人演了[滑铁卢]。

紧接是一九七九年的州大选之来临。从此，泥泞的牛场村路上，可见到豪华的汽车川流而过。也见到一些衣冠整齐，在甘榜人看来是陌生的人在[勘查]道路，香蕉树下，不时也站著一些抱著[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任务的人，与甘榜居民在喁喁谈话。在了解民情，在听取村民的难题与要求，大选到来了，从此好了，牛场村亦受到注意了。

之后，是甘榜人民兴高采烈的谈论，[我们的路将修建了!]、要建[甘马油路](柏油路)了，人们兴奋的谈论，彷彿牛场村的道路在一夜间建好了。

牛场村的华巫甘榜头人也同样兴奋，每当〔准代议士〕光临访问，他们都叫村民出来热烈迎接，并带领在甘榜沿家逐户的访问，而那位〔准代议士〕及其随从，同样是深入了解村民的难题，以及他们提出的要求。当村民要求修建牛场村道路时，〔准代议士〕更是允诺殷殷，村民於是引颈长盼，并希望再有第二条珠芭路的奇迹出现。

大选来了，又过去了，可怜的牛场村，还是牛场村，泥泞的道路还是泥泞，旱季过了，雨季又来临了，牛场村的道路又是积水成沟，又是千疮百孔。香蕉树下，已不见村民被人关心的约谈，甘榜的住家，已没有高贵的人〔大驾光临〕。

今夜又是雨，我倚窗而立，远望黑漆漆的道路，心头惆怅，无限感慨，可怜的牛场村道路，什么时候又再被一次受到重视，五年之后吧！

停电记

今夜又是雨，好恼人的夜雨！

今夜又停电，好讨厌的暗黑夜晚！

老实说，牛场村还不算太落后，很早以前，牛场村就有电流的供应，而且，这条路上，还有两个电力变电站，一个在路中段，一个在路尾之路旁。只是这条路电流中断率应是全美里之冠。

原来，道路两旁都是树木，每逢雨季到来，狂风暴

雨，枯老之树木，不堪袭击，常被连根拔起，树木倒下，压倒路旁之电线，整个甘榜区告停电，这时整村黑漆一片。

电线被压断，立即可以抢修，有时变电站被闪电一袭，整个损坏，抢修也就感棘手。这时首当其冲，受影响最大就是报馆。

有一个午夜，窗外狂风暴雨，编务已完毕，印报正在开始，突然眼前一暗，糟了，又停电了！点了蜡烛打电话向电力局求救，此时已是午夜，又是大风大雨，电力局值班人员的回答，极其不愿意，这也难怪，夜又深，雨又大，百般请求，说明明日无报的严重影响，电力局值班人员终于答应赶来查看。

车在豪雨狂风中来了，怕电力局人员草草查了不予抢救，毛遂自荐充当向导领路，其实虽然在牛场也住了一段日子，但这一带还是很陌生的，何况暴风大雨之黑夜，伸手不见五指，方向不辨东西，加上路又坏，带路实在成问题，小型货车在风雨中缓缓而行，不断下车查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花了一个钟头才发现是路尾的发电站变压器被雷电袭击损坏。

毛病是查出来，但修理还得费一番功夫，为了明日报纸，向电力局人员说尽好话与请求，他们终于免为其难的动手抢修，这工作也不简单，大风大雨，四周黑漆漆，陪著他们踏进有人样高的草丛中，真有点心中发毛，好不容易弄了把个钟头，当回到工厂，见工厂又重现光明时，已是凌晨三点。

雨还是下著，送走了与自己一样，满身湿淋淋的电力局人员，竟不自禁大打喷嚏不已，赶明儿又得看医生了。

牛场村地区，晚上停电是平常的事，尤其是诗华日报在此地出版之后，据说是电力不胜诗华日报的浩大用电之负荷，而常告发生停电。

杀狗记

牛场村有许多野狗，所谓「野狗」就是没有领取狗牌的狗，其实牛场村的狗多是有主人的，只是没有申请狗牌而已。

牛场村「野狗」的多，也是一个特色，每一家都有养狗，有的不只一只，多至五六只，甚至有一两家，竟养有十多只狗，这大概是牛场村地处偏僻，而晚上没有路灯，养些狗可以防贼，这一来，整个甘榜到处可见狗只成群，夜晚狗只竞相争吠，扰人清梦。

吃狗肉在第三省很流行，甚至在一些菜馆或饭摊都有狗肉出售，当然这是没有公开挂招牌，顶多是叫卖羊肉，真正的是「挂羊头卖狗肉」。所以不少由第三省出外工作的人，谈到吃狗肉，皆津津乐道。

诗华日报在牛场村设立之后，不久来了数位来自诗巫的「大佬」，见到牛场村狗只之多，谈起吃狗肉，个个垂涎欲滴。但探查之下，只只狗都有主人，就是多么爱吃，都不敢下手。

机会终于来了，一只黑色的雄狗，一连数天都跑

来工厂的厨房后面找吃，查问附近的邻居都说不是他们的狗，虽然如此，但还是不敢贸然从事，万一有主人，事情就麻烦。大家商议，再等多几天。

苦等了数天，该只黑狗还是跑来找食，而且不曾离开过工厂之范围，数天来都在工厂的停车场睡觉，一定没有人的野狗。

宰了他！是众人的意思。一个周日下午，该只黑狗成了众人在牛场村的第一只狗肉食品。当晚的[狗肉宴]上，众人除了赞美屠狗[师父]的绝妙烹煮功夫之外，还异口同声，决定下个星期日再找来一只，再来一次狗肉欢聚。

星期一下午，午饭后，几位狗肉朋友(一起吃狗肉的朋友)在工厂餐厅谈论昨晚狗肉的芬馨甜美之际，突然门前停下一辆汽车，车里走出数位来势凶凶的大汉，走在前头是一位大只佬。

[干汝老母……米△###△(问王泽)大只佬一口[三字经]滔滔不绝。

[你们为什么杀我家的黑狗？]这回是撞祸。没有一个人敢回答。

[干汝老母……这样爱吃……饿死鬼！]。

[先生，狗是我们杀的，不过，我们查问过，该只黑狗是没有主人的！]

[他妈的！谁说没有人的，是我的。]

[真对不起，先生，我们赔你点钱。]

[他妈的！谁稀罕你们的钱，你们的钱能赔得起我

的狗！]

大家僵住了，一群[狗肉朋友]真的成了[狗肉朋友]，面面相觑，没有一个敢出声。

大只佬的其中一位同伴见了大只佬的[三字经]已骂得差不多了，而狗也杀了，又能怎样？於是挺身出来打圆场，要一群[狗肉朋友]必须在三天之内找到一只小狗，必须是雄，必须是黑色的，还给被屠的黑狗的主人。

怒气冲冲的一群回去了，大家又坐下来，这一回，一群[狗肉朋友]是商量如何分头去找小黑狗。

[皇天不负苦心人]，小黑狗是找到了，也还给了主人，从此，大家不敢再打杀狗的主意，也不再提起[狗肉宴]了。

牛场村的狗还是成群结队，漫漫的长夜，狗吠声还是一样扰人清梦……

裸跑

在繁华的油城里，牛场村是一个较为偏僻的角落，蕉风椰雨，衬托其宁静恬适的环境，但偶而也会出现一些较为突然的事情，为这安谧的典型村落，增添色彩……

在一个月色朦胧的夜晚，已近午夜，报馆夜班工作人员，已开始工作，我完成编辑工作，正在阅读，突然，马路上，传来阵阵笑喊声，打开窗口一看，只见

月色下的马路，走著一群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大约有近十个，在微弱的路灯下，赫然可见到其中两三个竟然全身赤裸，边走边笑，其他同伴则叫喊助威，更可恶那两三个「裸走英雄」在同伴们叫喊声中，手把玩著阳具，作出淫猥下贱的动作，如是者，往返两三次，一群人影才消失在月色朦胧中。

翌晨，我在睡梦中又被叫喊声惊醒，又是这批无耻之徒在示威，同样有两三个「裸走英雄」边走边叫，这时天已微亮，晨曦里，赤裸者的淫猥动作，令人作呕……

此情形一而再发生，大家都觉得有伤牛场村的风化，与同事及附近邻居商议结果，决定在报中刊出这则有伤风化的新闻，并吁警方注视取缔。

果然，新闻之效力极大，刊出隔天傍晚，警方人员即驾车光临牛场村，调查「裸走英雄」滋事的事件，在村民提供资料后，警方拜访「甘榜头」及访问数住家。

这次之后，裸走事件没有再发生，该批青年也消声匿迹一个时期。

「裸走事件」过了几个月，该批青少年又来报馆滋事，先前是二三个少年在工厂离芭外观看，见到女职员走过，即「阿妹，阿妹」叫个不停，后来索性整批进入离芭内，大玩大闹，毫无顾忌，更加猖狂者，与女职员抢玩羽毛球，并大声喊叫作乐。

如是情形，天天发生，骚扰之程度，越来越大，与

屋主商量后，决定去见甘榜头人。

把情形告诉甘榜头，那位戴白帽的[哈志]答应处理。

傍晚，当那批青少年又在大吵大闹之际，[哈志]悄悄抄小路过来，他找到青少年一位[首领]，训斥一番，一群人垂头丧气作鸟兽散。此后，工厂平安无事，马来友族同胞服从领袖的精神令人钦佩，他们政治上的成功，这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在甘榜里，甘榜头人具有无上权威。

该批闹事青少年已不再来，但是每当夜晚从市区回来，路口总会见到一张张怒目而视的脸孔。车辆也常被掷石头。

牛场村是和平之村，华巫二族长期以来和谐相处，当然，偶然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是免不了，充其量，也不过小小风波而已……

听早祷与悟太极拳道

报馆后面近河边有一小回教堂，每天清晨五时十五分，回教堂的早祷声即通过扩音机播放出去，甘榜男性居民即赴教堂早祷。

居住在牛场村，因为家眷没有带来，每晚编务完毕，仍留在编辑室挑灯夜读。每每必到深夜二时方上楼就寝（寝室就在工厂二楼）。清晨五时，好梦方甜，常被划空而过的扩音机早祷声惊醒，初时，颇为不惯，

因为被吵醒，颇感烦闷。一日清晨，酣睡中，仍旧被早祷声催醒，心中顿觉窒息烦闷，索性起床倚窗聆听，只听早祷声在寂静的四周随清新的晨早空气送进耳际，似乎有一定之节奏，音波坚毅，醇厚，清静而祥和，高低起伏，又近又远，越听越觉窒闷情绪越来越松弛，心绪亦趋平静，当早祷声停止时，天色已是大白。

一连数天，清早五时即起床，倚窗聆听回教堂的早祷声，说也奇怪，往往听完早祷，幽闷的心绪一扫而空，因此，听早祷声成为寂静情绪的一课。

我常觉得，每一个宗教自有其玄奥的哲理以及传世的道理等，例如回教的早祷，也即是该宗教的一种重要崇拜程序，数千年传下来越来越兴旺，自有其深奥之哲理。

与聆听风早祷一样，练太极拳亦是每日生活的一个环节。到了牛场村不欠，即在同事的介绍下，参加太极拳练习班。

参加的是早班，每周一三五早上六时至七时半是上课的时间。美里太极学会设在市区一家公会的楼上，从居所至学会驾车须十分钟的路程。五时起身，听完早祷，即驾驶公司的一辆小型货车，在晨雾微曦中驶向市区。

抵达练习的场所，刚好是六时过后，作了基本的练气功夫与基本动作，即开始练习，一直至七时半结束，逢二四六即在工厂走廊自练。

近八时，返抵工厂，稍加休息，冲了凉，满身舒

畅，心绪宁静，香甜甜的睡了一觉。至下午开始工作，精神抖擞。

练习太极，根据太极拳一代宗师黄性贤老师的指导，必须悟道而修而不可慕名而学。然而，悟道而修却是一件很艰难的的课题，太极拳道，乃由〔静心〕、〔修身〕锻炼起。

练太极拳为求达致修身，并非简单之事，对我这庸俗的人来说，更不易做到。

至於静心，明知也是极其艰难的事，但我曾下定决心，尝试在这方面努力，因为它对我极其重要，年前，在商场上栽了一交，整个人心志荡然无存，对劳劳碌碌的人生，萌起厌倦之感。心情烦燥而不笃定。在人生旅途上，时刻觉得需要有一个〔避风港〕，所以毅然暂别家园，由拉让江到油城，在牛场村过半隐居的生活。寻找我的避风港。

参加练习太极拳，涉览太极拳道，由〔静心〕、〔养性〕锻炼起，在浩浩瀚瀚的太极学哲理中，开始得到一点点的效应，虽然如此，但已是受用无穷，在我庸俗的思想领域中里，慢慢有松弛与宁静的心怀，生活也显得淡定与恬静，於是有更多时间阅读，思考，以及找寻结论。零碎杂乱的思维，渐形成片片的哲理，这情形犹如唐太宗的时代王羲之传“论云”所写：〔烟雨露结，状况断而实连，凤翥龙蟠，势若斜而反直〕。

朋友与同事对我半隐居的和尚式生活予以打趣，但我觉得这种生活颇为充实，一时颇有〔超俗〕

之感……

小店生意之争

在恬静的牛场村，一切都是那麼平淡，安和，当然偶而也会发生一些争执，发生一些在村子里引人注意的事件。

在距牛场村路口不远处，原来有两间小商店，小商店是设在两间小木屋里，店内摆卖各种杂货与日常用品，由米，糖，油，盐，青菜等至衣服，剪刀，练习簿，针，线等，什么都有。真正的百货商店，也正是麻雀虽小，五脏齐全。

小商店的顾客，当然是村子里的村民，因为村子里只有两间小商店，而货物齐全，价格公道，村子里的居民自然都在这两间店光顾。就地购物，方便异常，所以两间商店，不管是什么时候都是生意滔滔。

小商店生意兴旺，老板笑脸迎人，其中一家〔林记〕生意尤其做得有声有色，老板过不久就换新汽车。而越换越大，越换越是豪华之大房车。

不欠前，〔林记〕斜对面又有一家新的商店开张。这家〔蔡记〕小店老板原是在市区开店，但大概是看到牛场村生意大有可为，而又另外得到村中老友之支持，将其一间原是工人宿舍的木屋改装，供〔蔡记〕开店。

〔蔡记〕老板也是商场老手，而且讲得一口漂亮的马来语。开张不欠，生意不俗，而有逐渐威胁到斜对面

的〔林记〕之势，尤其后者，因早期已赚了钱，对顾客已较怠慢，生意有被抢走之现象，心中自有不满。

〔林记〕也觉得地盘被侵入之威胁，两〔记〕之间开始由敌视进入互相破坏与攻讦，情况亦渐渐白热化，终于有一傍晚，两家因受顾客之传言误导而起争执，两家大小一齐出动，列成两〔阵营〕，在路中对峙谩骂，情势之危，大有一触即发之慨。而此时路中已围了许多村民观看热闹，幸人群有人出来解围，双方才带著怨恨返回各自店内。

但是，事情没有完结，第二天上午〔蔡记〕的小店出现五、六个〔马打〕（警察）查核〔蔡记〕的营业礼申，询问甚详，有人亦被警告，礼申不妥，可能商店被查封。但是做生意的人很圆滑，尤其〔蔡记〕老板在商场混过。大大小小〔风波〕都遇过，岂有要查封就查封之事，果然〔马打〕巡查之后，无下文，也不见〔蔡记〕之店被查封。不过经此一查，事件也就结束，风平浪静。

据事后，〔蔡记〕老板向我〔申诉〕说：〔林记〕想靠害，以礼申问题要胁，他气愤填膺的说，那有这么简单的事，没有查清楚我蔡某是那一号人物，君不曾听过：〔不是猛龙不过江吗？〕这件事对我这〔徐半隐〕不会引起兴趣，只不过那天，在夕阳山下踽踽独自散步时，遇见蔡某，拦住去路，喋喋不休向我申诉，希望我打抱不平在报章上攻某人一炮，我唯唯诺诺，听而不闻，最后大概是见我毫无听兴才停止其申诉，掉头返回小店，我也不去理他，继续在山下看夕阳。

山顶之恋

牛场村侧旁的加拿大山不很高，但树木苍翠蓊翳，也有几处光秃的小山丘，容易爬上去，是傍晚乘凉的好地方。

自报馆设在牛场村之后，这一带来也就热闹起来，而且山脚下的多间小木屋也被市区的职业青年男女租下，牛场村因此更热闹，青年男女充满活力，每当夕阳西下，吃完晚饭，三五成群，都跑到山顶（小山头）乘凉谈天，若是情侣，更加浓情蜜意，踩在夕阳里，站在高岗上，望著山，望著海，情话绵绵，往往不知夕阳之西下，而夜幕已低垂。谈到甜蜜处，情侣多移至较幽暗之树木下，这一来，自然有许多细腻之镜头，甘榜之顽童，知道有戏可看，往往都在夜幕下躲在偏僻处偷窥青年男女谈情说爱的旖旎风光。甚至，恶作剧地捡拾丢在地上的男性避孕套作弄在山顶吃风的女孩。这一带，可真是〔无限风光在山顶〕。

往往青年男女在你依我依之际，也会发生许多可歌可泣的悲欢离合之缠绵事故……

山脚下某一木屋，居住著一市区工作的女孩，与一青年打得火热，青年是富家的花花公子，老子是市区有头有脸的人物。富家子念完英文九号，已申请出国，正等待出国的入学准证，闲得无聊又本来就是花花公

子的青年，该女孩认识他后，两人很快就打得十分火热，尤其彼此都是新潮男女，动作也十惹火，山顶上，自然留下不少的艳迹。

虽然如此，女孩的朋友都对她们的感情不看好，好事者，甚至劝她即早回头，不要应了一句老话：「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但少女如痴如醉，陷落在迷茫的情网中。

一个周末，一场大雨，小山头被洗刷得很光滑，傍晚时分，凉风习习，富家子带著女孩又在山顶上拍拖。两人拖拖拉拉，搂搂抱抱。沿斜坡爬上，男在前，女在后，因山头湿滑，一不小心，后面的女孩沿斜坡跌下，一声喊痛之后，竟然告昏迷过去，男的惊惶失措，呆住现场，旁边散步的人们立刻围住，经大家七手八脚，才把女孩救醒，富家子被催促后才将女孩送往医院。

经常过检查，女孩的背脊骨受到严重损伤，得留院一段长时间。

富家子头数天，还到医院探问女友，但渐渐地，探问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又过一礼拜，女孩竟然没有见到男友的影子，朋友去探问他，她都打听其男友之消息。

当女孩的密友遇到富家子向他责问为何不到医院探候女友，得到的答案：“我已经得手，她死不了，我要出国了。”这傢伙食饱远瓢。

果然不久，富家子出国了，躺在医院的女孩，得知爱人远走高飞，终日以泪洗脸。

女孩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当拿著拐杖返回小木屋时，真是一片惨凉。女孩由木屋望上山顶，景色依旧，但人事全非。

女孩脊骨之伤痊愈后，常独自跑到山顶，迎风而立，痴痴呆呆，不知是伤景？或是怀旧？真是往事不堪回首……

[血裤]之展

自报馆在牛场村设立之后，这甘榜就是热闹起来，市区搬到这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多。

甘榜居民见到不少人前来租房，索性把空地建起一排排的木屋出租，大概是环境不错，而房租又廉宜，不少在市区工作的人都选择在这里居住，尤其是不少职业青年男女。

在一排木屋的最后一间房间，住著一位来自 S 埠且在油城某间洋行工作的青年，少年英俊，有固定之职业，其同房是一位土著青年，在两青年住所斜对面，住著一位也是来自 S 埠的女孩，也在市区工作，女孩初入社会不久，纯洁可爱。

青年男女，隔邻而居，大家都是 S 埠人，异地相逢，很自然地，也很容易地就接近起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久两人即堕入爱河，接下当然是一般情侣的罗曼蒂克之多姿多采生活，花前月下，旖旎风光不在话下。

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青年同房的青年赶夜工不在房内，该对情侣先在星光下的山顶漫步谈天，卿卿我我，行行步行行，青年有意无意轻搂女孩纤腰向屋子走来，女孩子欲迎还拒，终于随著进入房内，以后一切都静在不言中。

正像电影的镜头，窗前的一株幼嫩小花，经一阵风雨摧残，终于脆弱地花瓣片片落下。

房内，女孩抽泣著，启开房门跑回自己房间里，青年则满面春风，陶醉在刚才的甜蜜回忆中。

午夜后，同房的土著青年放工回来，青年春风得意，竟然向同房青年描述刚才甜蜜的春宵一刻。更甚者，竟然拿出一条粉红色的女人褰裤，裤上占有点点血迹。

[喂，真的是处女，你看这条裤，哈哈，……哈哈……]一阵淫猥的笑声。

[你怎么可以公开女友的秘密？]

[呵，有什么关系，我只是玩玩，不知道竟然是[贝今](Virgin)。

[……]

[不要紧张，我不会娶她做老婆。]

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的一本书里，有一篇描写非洲的一个沙漠部落的风俗，一对青年男女结婚，在洞房花烛夜，一定邀请许多亲戚朋友到家中欢宴，尤其是青年男女，一面饮宴，一面唱歌跳舞，而此时一对新人即被送进洞房渡其春宵，亲戚朋友则在房外继续作乐。

房内的新郎在完成其新婚之第一项工作后，照风俗一定由房间内走出，手拿沾有新娘落红的褰裤，高声喊道：「完成了，」并展示「血裤」作证。

这种风俗何其落后，想不到文明的新潮社会也有类似的事发生，但所不同的是落后民族乃是他们的风俗，而此新潮青年的做法，完全显示其不负责任的缺德行径，道德之沦落之此种地步，令人感叹。

果然，青年只是「玩玩」而已，不久他就对女孩冷淡下来，搬离牛场村，女孩找他，左避右躲。电话打到其工作的公司，都说他出去了。

女孩发觉不对劲，向其同房的土著青年打听，青年只是替她难过。不敢把真相揭露。

女孩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往诊疗所看医生，医生告诉她一个「消息」，几乎使她当场昏到，所幸，女孩还算坚强。第二天，她辞了工，买了机票返回S埠。

女孩在S埠，去掉腹中块肉之后，不久再到油城，找寻青年算账，寻寻觅觅，觅觅寻寻，走遍油城，没有青年的足迹，朋友告诉女孩，当她回S埠时，青年得知已铸成一项大错而后患无穷，已辞了工，远走高飞，不知去向。

女孩不敢回到牛场村，令她伤心欲绝的地方，但她毕竟是个坚强的女孩，她在油城工作，和往日一样，好像没有发生过一回事，只是缺德青年四处向人述说他剥夺孩「初夜」的经过，人家才会知会这女孩有一段痛苦的遭遇。……

阿Q偷窥记

牛场村是一个华巫两族人杂居的村庄，靠近河边多是马来友族的高脚屋，路边则是华人的木屋，华巫两族一向和谐相处，甚少有什么纠葛或冲突，这一方面是彼此分别居住，而另一方面，甚少来往之原故，村庄里华巫族居民路上碰面，只是点点头，甚少打招呼，年青一辈碰面更如陌生人。

有一晚，编务完毕，已冲了杯茶，泡了一碗快熟面准备宵夜后继续夜读，楼下一位司机气喘呼呼跑来编辑部。

[老编，路进去不远甘榜屋围著一批人，不知发生什么事，不知有新闻写吗？]

[你找记者去查查看。]

[记者都不在，你[老]亲自跑一趟看看吧。]

[不会有什么事吧！]

[去查查看比较好！]

熬不过司机一再催促，跟他走路去看。

从围住人群中挤进去，看见一个华族青年，头发散乱，赤著上身，下著一条短裤。整个身体被绑在一根木柱上，仔细看，身体尚有斑斑新的伤痕。

[他不是隔壁的阿Q吗？]

[正是。]

[端哈志，什么事？]趋向问一位认识的马来老伯。

他怒气冲冲指著阿 Q 说：这家伙，两三晚来，每晚都在这个时候跑来甘榜，在几家屋子周围东张西望，我们已经注意。今晚，又看到他来，竟闪进我的屋子楼下，鬼鬼崇崇在我媳妇房间窗口向里面张望，我们发出声音他才跑掉，经一番追逐，被我们逮住。

看阿 Q 一副可怜相，满身满脸都是伤痕，显然刚才一阵追逐后，捉住时被打得遍体鳞伤。

虽然觉得阿 Q 可怜，但他今晚的行径，实在丢人现眼，竟然跑到人家屋外偷窥，行止令人可憎。

阿 Q 可怜兮兮向我求助，见他那副德性本想掉头不理，但见四周群情气愤，他又语言不通，再惹起他们发火，可能闹出人命，只好免强硬著头皮向该认识的哈志求求情。

[哈志，我认识此人，可否由我担保带回去，明天我再带来赔罪。]

[【加湾】（朋友）不是不可以，但我已报警来捉人。]

[不需要叫警察吧！大家都是同甘榜的人。]

[你的要求我可以答应，但警察已经来了，由警察决定吧。]

果然，黑暗的马路上，车灯照进来，一辆警车已驶进屋前。

[什么事情？] 警伯下车查问。

[你们带他去警署问话吧。我随后就来。]

司机阿 B 一再请求，好人做到底，也跟著警车到

警署。

一番落案后，阿 Q 无言以对，其实，要对也没办法对，眼看就要被关进警署拘留所，至少得挨一个冷夜，司机阿 B 又再催促，只好再向警官求情。

[警官先生，我是报馆的编辑，他是我的邻居。]

[邻居又怎样？三更半夜跑到人家屋前偷窥，犯上很丢人的事，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会严厉责骂他，我想担保他今晚回家。]

[不可以。]

[他并没有伤人，据他说，他只在附近走走，是走近屋子较近一点，就有人冲出来，打了他一顿。]

[他胡说，不准保出。]

[他已被打，已得到教训。]

[不可以。]

看情形，阿 Q 今晚非在警署过一夜不可了，只好再向事主商量求情。

[哈志，他并没有伤害任何人，而且你也说，没有东西失掉。即然如此，他不是小偷，也不会是什么坏人，可能只是青年人好玩，不知规矩进去甘榜乱跑，我是报馆的编辑，我会负责教训他。]

哈志为人很平和，经我一再求情，勉强同意要求警官撤消刚才之落案，由我们回到甘榜解决。

第二天，我带著满身涂著蓝药水的阿 Q，带著一盒饼干，一盒朱古力与糖果等，向 [哈志] 一家人赔

罪。

[哈志]很开通，其夫人要照马来人的规矩赔罪，都被他一一拒绝。

一场小风波终于过去，我回到编辑部，阿Q也跟着来，他走到我桌前，突然在桌旁向我下跪道谢，而且满脸泪水，我一时无所适从，忙拉他起来，再也不想多加呵责，以后这件事也不再提起。

这件事有时想起，还觉好笑，至到今天，我还不知道阿Q当晚到甘榜做什么？偷窥什么？

瓦解阿兰〔家变〕

商场上重重跌了一交，身心苍老与疲乏。

一次乘假期之便赴汶邦玩耍并作职务上之参观考察，一日在街道上遇到诗巫同乡，他见我形容枯槁憔悴，问我可有六十高龄？这一问，确实使我惊觉苍悴。返回旅馆，对著若大的镜子一照，果然，头发脱落，稀疏见皮，脸上布满纵横交错之〔火车轨〕。眼皮下垂，一副老态。

一个人心里的创伤，足可以使人在极短的时间变得老态龙钟，古时，伍子胥过昭关，因悲伤紧张，一夜之间白发苍苍。

〔男人四十一枝花〕，一枝花之年而有花甲之貌，难怪抵达牛场村工作不久，人人都以〔徐老〕相称。不过话又说回来，这〔徐老〕之称呼，包含有极崇

高尊敬之意。更有多位职务上较接近的女孩更亲切与尊敬的喊叫〔老爸〕。

因家眷没有搬过美里，儿女都不在身边，对她们喊叫〔老爸〕亦欣然地接纳。实际上，一个报馆之编辑，在一般人之心目中是万事皆通的人，故这班女孩在工作上与生活中所遭遇任何问题与困难，都会向我这〔老爸〕诉说，并求处理与解决，〔老爸〕也不会使她们失望，尽力在生活上予以〔指点〕，并帮忙处理她们遭遇的各种问题。不久，不只报馆内的同事，就是报馆附近的青年男女，都对我这〔徐老〕熟悉与尊敬。年轻人，血气方刚，生活上，爱情道路上，婚姻方面都有许许多多问题与挫折，他们经常都会来编辑室叩门〔求教〕。对他们的〔求教〕。我都不厌其烦，一一予以灵活处理，让她们感到满意，久而久之我这〔徐半隐〕变成〔徐半仙〕。

一日下午，正在编辑室埋首阅读一本有关〔禅〕的书籍，对著〔身非菩提树，心非明镜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段文字绞尽脑汁推想之际，编辑室的门轻轻响起，隔壁的阿兰又有事叩门〔求教〕。阿兰，来自S埠，是二个孩子的母亲，也是一个职业妇女，丈夫在木山工作，一二月回来一次，她住在隔壁第二间，工馀之暇，常在报馆内与其他女孩聊天谈笑，她与〔徐老〕同是S埠同乡，碰面也与其他女孩喊叫〔老爸〕。

〔老爸，我有一事请你帮忙。〕

[什么事，说来听听。]

[他又来美里工作，又来缠我。]

[他是谁?]

[就是那位 T 君，你老认识的。]

原来 T 君是阿兰的旧情人，阿兰在五六年才十八岁，那时在 S 埠与 T 君相恋，已达谈婚论嫁之阶段，但遭 T 君之家庭以籍贯不同的理由强烈反对，同时要 T 君与一位同籍贯的女孩结婚，T 君一度还为阿兰坚决背叛家庭出走，但最后为了取得父母的财产而屈服，同意与该女子结婚，阿兰伤心之余，第二年即嫁到油城来。

[老爸，他一直打电话到办公室找我，又约我看电影。]

[你不听他的电话，索性一开始就拒绝他，不可再给以予任何机会。]

[我……有点想念他。]

我一惊，仿佛一场 [家变] 就开始上演，年轻人，什么都好，就是 [慾爱] 一事挣脱不开。不过仔细一想，这也难怪，年轻，精力充沛，生命力旺盛，感情丰富，当然不像我这老人，多少已悟出 [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之道理：所以，我只好很冷静与平和对她劝说，希望她能即时回头，不再迷失……

过了数日，阿兰又畏畏缩缩来到编辑部，我一见他满脸愁容，知道我的一番劝说已告失败，果然她犹虑地说：[老爸，我经不起他的纠缠，与他幽会了一次，我很儋心。]

我一听，当场呆住，[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这又岂是我所能帮忙。

[阿兰，你爱他？]

[……]

[你爱你丈夫和孩子？]

[我爱……]

[你不想催毁你家庭吧？]

[不……]

[怎么办？你自己去办吧。]

毕竟[修练]还不够，心中突然[火]起，想狠狠教训她一顿，但见她楚楚可怜，只得再助她一臂之力。

[阿兰，我打电话给他，行吗？]这本来不合我这[徐半隐]之一向作法，但只好再试一次。

打电话至 T 君之工作地方，单刀直入[晓以大义]，头头是道，滔滔不绝，那家伙不知是慑於我的凛然正气，还是作贼心虚，竟出乎意料之外，没有效法[罗密欧]之要生要死来表露其感情，而竟向我这名不符实的[老爸]当场认错。

结果，这一轮电话上的谈话很圆满结束，虽然如此，我不敢相信这场爱情剧已到落幕的地步。后因为有事，返回 S 埠，这件事也没有再去注意。

从 S 埠回到油城，恰好是中秋节，当晚编务完毕，月亮当圆，正在走廊赏月，阿兰喜洋洋与二名小孩带了一盒月饼[孝敬老爸]。

我见她满脸欢愉，像绽放的花朵，知道事情已结

束。

[老爸，没有事了，他没有来缠我，又听说他已不在油城工作。]

[好，那就好。]

送走了阿兰与孩子，我为[瓦解]一场[家变]而感老怀欣慰。

与某[名流]的电话争执

六十年代当编辑有十多年，此次又重作冯妇。仍旧编辑地方新闻版，虽然驾轻就熟，但遇到的难题与麻烦不少。

在像油城这样不算很大的地方，搞新闻业并不容易。由于报馆各部门工作乃是连锁性，工作须在很短时间内匆忙完成。所以，一个部门的差错若被忽视，结果第二天白纸黑字，可能搞出很大的事情。

广告方面的错误所造成的事件不谈，单讲地方新闻的处理，每日各地的新闻，电讯，录自收音机的新闻，以及图片等都有一大堆。处理这些[纷至沓来]的稿件，均须每一篇都过目查阅，甚至加以修改或重新整理，稍加疏忽，错误刊出，轻则更正，澄清，重则登报道歉，更甚者则被控上法庭，这并非危言耸听，而是地方新闻编辑常碰到的事情。

[圣人都有错]，当然错误不能完全避免，但作为一个编辑，应尽量要求做到最少的错误，同时，遇到

问题，须有方法应付。

初抵牛场村不久，因离开报界一段时日，对编辑工作免不了生疏，遇到的麻烦较多，例如一次因疏忽审查副刊，而差点被控告，以及多次处理某政坛人物的新闻不令满意而被施加压力等等都是，但所幸，还没有遇到[狂风暴雨]或[惊涛骇浪]。

内湖也有涟漪，也有波浪，以下的即是内湖里的涟漪。

在牛场村工作第二年的农历新年的初四早上，从S埠返抵工作岗位，刚由坡里返回宿舍卸下行李，楼下有人呼喊：[徐老，电话。]奇怪，一到就有电话，心想油城人情味那麽浓厚，又有那一家邀请[徐老]前往拜年，赶紧下楼接来电话，却传来激动，几乎於喊叫的声音。

[喂，你是老编？怎么搞的？今天报纸把我的店名刊登出来，你不留一点面子给我？你存心找麻烦？]

[喂，老兄，今天是年初四，说话放轻一点，什么新闻？你没头没脑说一堆，谁知道什么新闻？]

[就是新闻版刊登的警方扫荡[鸡寮]的新闻。别家的店名都没有登，单刊出我的店名，你什么意思？]

[让我查一下，你等一下。]打开报纸，原来是一则法庭新闻，年初二，警方搜查一些店屋，捉了一些[赌博士]与[流莺]，并被控上法庭。该位仁兄的店名均以译音刊出。这有什么奇怪，法庭新闻当然消息来自法庭。

[老兄，这是法庭新闻，是法庭采来的消息，你去问法庭好了，我们没有乱登。]

[我说你们乱登，别人的店也被搜查，也有人捉去被控告，你为什么不上登出来？]那位仁兄还是很激动，这时我才听出其声音，知道对方是谁，原来这位仁兄在此间被列为[名流]。平时什么[生意]都做，活跃得很，好多团体都有他参加的一份，算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是法庭新闻，我们照法庭消息刊出。]

[我知道是法庭来的，但你为什么单单只刊登我的店名，我会控告你的。]

再好的修养也耐不住，干这行业十多年，虽然听到这句话也不只十几廿次，但每次听到这句话总是按不住肚子里的[火]。干报业毕竟是文化事业，多少应予宽容的对待，何况工作进行时得与时间赛跑，疏忽与错误难免，倘若动不动就要控告，又岂是工作繁忙的编辑所能应付？暂时按住[火气]，以平和之语气对他说。

[老兄，你无须高喊控告，你继续无理取闹，我明天把你的真实店名与阁下的大名，大大字刊登出来，看你怎么样？]

这句话倒蛮有力量，他果然把声调压低下来。

[你留一点面子给我，明天刊登一则澄清启事，可以吗？]

[让我查看决定。]

第二天没有刊登〔澄清启事〕，以后也没有接到他的〔三万〕，至到有一天，在某办事处遇到那位仁兄，他拉长脸，向我怒目而视，我也不睬他，与朋友谈笑风生。

这件事让我忆起一件类似的事情：早期在新加坡当记者，一次与同事采访轰动一时的〔强奸案〕新闻，因刊登案中被告的英文中译名，名下还注明〔译音〕二字，第二天在法庭大厦门前遭被告兄弟拦阻〔兴师问罪〕，并被恫吓，案件结束后定给好看，不是吃拳头就是吃官司。

返回报馆，把情形告诉编辑主任，他极为愤怒，并指示我们把被告真实中文名字查出来，同时拍下其相片。

〔真理面前不低头〕。第三天不但新闻中刊出被告准确的中文名字并把他离庭的相片照出来，让读者看看强奸案被告的庐山真面目。

编辑主任〔义愤填膺〕，特地陪同我们赴法庭继续采访，他说要看看那些家伙如何嚣张？

抵达法庭大厦，被告几个兄弟不但一反昨日来势凶凶的态度，而竟像斗败的公鸡，垂头丧气，其中一个趋前向我们打招呼，并叫我们不刊登其弟的真实姓名或相片，让他日后容易找寻生活。

虽然如此，案件结束后，我们还是时时警惕，但并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这种生涯，遭遇的类似事情不胜枚举，但我常觉得，冷静与警惕，可以减少不少麻烦。

大厨师带来的麻烦

报馆在油城设立后，九十巴仙的工作人员来自第三、六省。

说实在的，来自第三六省的职工，一般上都肯做苦干，这有其历史渊源。原来，第三六省，尤其是第三省与其他省份比较是一个较贫乏的省份。自十多年前树胶，胡椒的价格一蹶不振之后，人民靠其他土产来维持生活已越来越不容易，做些小生意，也因为竞争激烈而感艰难。因此，第三省人民多往外地谋生，到外地工作若非有一技之长或具有较当地人好的条件，是很难与当地工人争一日之长的。而刻苦耐劳与勤俭诚实即是第三省的工人竞争之最大本钱。一段时期，第三省居民均涌至外地谋生，许多人经过多年的勤劳奋斗，都在外地白手成家，建立起美丽的家园。

就以油城来说，当地的人做生意就很怕第三省人，但聘请职工，却都喜欢请来自第三省工人。

报馆在油城设立，很难在当地找到工人，因此大部份职工均由第三省聘请。工人来自外地，除了宿舍外，得解决是吃饭的问题。我的[波士]计划周详，为解决工人伙食问题，设了一个很大的厨房，内有应具有的烹煮设备与用具，并自第六省请来一位熟练女厨师。

这位年青厨师曾在大餐厅作过厨房助理，对处理数

十人伙食并无问题，可以说从容应付，但虽如此，经常还是为了不同口味的问题而发生不愉快事件。他工作了一年多被外地一家餐厅以高薪聘请而告离职。替代这位的新厨师是一位潮州阿伯，这阿伯一来，闹了很多事，也害苦了我这位住在宿舍的〔徐老〕。

潮州阿伯，六十开外，枯瘦身材，穿著无领文化衫与黑长裤，拖著日本拖鞋，外表看来，颇为懒散。第一天上工，他自我介绍：过去一路走来都在大小餐厅当头手，有数十年的厨房经验。并表示，这数十人的伙食对他来说是〔雕虫小技〕。据我后来调查，他的确是在大大小小的餐厅做过，但没有一家做超过二三年，而离职原因不是因脾气暴戾与人不和辞职，就是闹情绪罢煮而被抄鱿鱼。而他有一个〔毛病〕就是一闹情绪或发脾气，一定猛喝黑啤，大闹一场而后离去。

即有这样的来头，可就难为我这〔徐老〕了。他来工作时，前任女厨师已离开。所以他一到，即由我〔徐老〕带往厨房，将有关东西与事情一一移交与交待他。

中午，阿伯主理的第一餐菜上桌，果然丰富，同事们都叫好，但我心中暗叫不妙，原来阿伯把两餐菜肉与罐头，一餐煮完上桌，当然非常丰富，这一来，害得我下午还得去〔张罗〕一些罐头做晚餐的菜。

第二天，他列出一张清单，要我照单购买，拿单一看，有蒜头，葱头，辣椒酱，甜酱，豆鼓，白糖，咖喱粉等十几廿种。

第三天，又要买鸡只，牛肉，这一来，我不能再纵

容下去，向他解释。伙食费乃是每一个参加伙食的同事每个月平均分配的，若是吃得太好，有些人恐怕负担不起，伙食也无法继续办下去。他不以为然，大声喊道：「没有菜，没有料，我如何煮得好吃？」

我好言好语向他解释：我们离家出外工作，当然不能像家里吃得那么好，只要吃得饱，不要太坏就可以，无须餐餐都有鱼有肉，我们吃不起的。

尽管阿伯对自己的功夫「自命不凡」，但同事们已发出怨言，报馆里多是「福州哥」、「福州妹」对他的「潮州菜」都不会品尝，每菜皆加甜，酸，辣，而且每菜必定加「油葱」，又没有大碗菜汤，许多都喊叫「吃不习惯」，但是肚子饿没法子，不习惯也得吃，但不满的情绪已逐渐「高涨」。

在怨声中过了两星期，阿伯的「旧毛病」开始发作，傍晚，从坡底回来，见他坐在最前餐桌上，桌面摆了六七瓶「黑啤」，他见到我，硬要我乾一杯，这时我知道，若再表示客气与友善，更大事情就会发生。我不但拒绝与他乾杯，且严厉批评他几句，同时强迫他上楼休息，他脚步歪歪斜斜上楼，口中念念有词。

第二天他照旧工作，但是以后每隔二三天就小事情而闹情绪，接著就猛喝啤酒，而且情况越来越坏，餐厅不卖酒，到小店整箱带回宿舍猛喝。

端午节，照例特别加菜，一切准备妥当，等他下来煮，他却闹情绪罢煮。他不煮，女孩自己动手，也煮得似模似样。吃饭时，他下楼一看，大发脾气，大概

心想我不煮，你们也有办法过节。一气掉转头，上楼大闹，黑啤一瓶接一瓶喝完，把瓶子打碎，啤酒与碎瓶洒满一地，晚上同房同事都不敢返回睡觉，怕遭无辜被击头上开花。〔徐老〕被迫再度干涉，不准在宿舍喝酒。

宿舍不喝不成问题，他买了啤酒到厨房旁边走廊大闹对抗。时而破口大骂，时而口中念念有词；而且自厨房带了一把菜刀作〔杀人自杀状〕，许多做早班的同事被吵得不能入眠。我又怕这样闹下去，万一真的乱性，冲上宿舍杀了人而自杀，岂不是变成〔轰动新闻〕。

与二位〔高头大马〕的同事趋前好言劝告，他大声喊道：

〔甫姆！（他妈的），难道她们的功夫比我好？〕

〔当然你的功夫好。〕

〔她们自己会煮，我辞职不干。〕

〔好，明天向经理拿工钱。〕巴不得他说这句话，打蛇随棍，总算把阿伯大闹厨房事件搞掂。

不久前，〔徐老〕赴民都鲁公干，路上有人轻拍肩膀，回头一看，原来是阿伯。他硬邀我同喝咖啡，在咖啡店，他一直向我道歉，说在美里大闹厨房给我很多麻烦，其实事情过去，〔徐老〕也没有再记起，只是当写〔牛场村杂笔〕时，觉得这位应获〔最高级黑啤荣誉状〕的阿伯事迹值得一写。

（一九八二年）

编辑生涯也是梦

——一个老编辑的片断回忆



又是一个报馆繁忙的季节，又是一个节日气氛浓烈的时刻，我向老板呈函辞职。

每年十一月份开始至农历年过后的一段时间内是报馆最忙碌的时刻，广告部得应付商家接踵而至，佳节的大减价之广告；编辑部则开始准备出版新年特刊，包括向名学者徵求宏文论著，并举行公开徵文比赛，报馆内的编辑与记者也得为特刊撰文写稿。

十一月，学校年假已开始，圣诞节，新年元旦，农历新年，相继来临，根据传统，华人多在农历新年前办喜事〔讨个媳妇好过年〕或乘家庭在外成员返乡过年时，为年老的父母亲做寿等，而一般上，喜宴多设在酒楼，此时报纸的人情广告是一年内最多的，因而广告部，编辑部特别繁忙。

节日气氛很浓厚，自己也被浓烈的气氛所感染。正当准备投入〔状况〕而全面工作之时，无奈内弟的公司急需人手帮忙，多次的催促加上私自的原因，我又一次作很痛苦的决定，决定离开报界，离开我喜爱的工作，对报馆这份情，这份爱，此时此刻，显得多么无奈，惆怅之情，久久不能释怀。

在报界十几年的生涯，正如一般初入行的初哥，

初妹在写[感想]时所形容：喜，怒，哀，乐，甜，酸，苦，辣等，什么滋味都尝过。

六十年代初期，从学校刚出来，即投入 S 埠一家报馆工作，初出茅芦，一进入报界即担任主编的工作，原来该报的一位老编辑，年事已高，又患有高血压与糖尿病，加上报馆工作晨昏颠倒，老编辑的病时好时坏，当我进入工作时，他正病得很严重，我立即接替他的工作。

老编辑是编国际新闻版，我虽然初入行，但是当时编国际版并不困难，只要有一，二份的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即可，多数国际新闻是靠剪报，只有第一版的国际新闻是靠电讯，也就是从收音机播放的新闻中录下来加以整理，打上标题即可。早期报纸的广告多集中在第一版，所以国际新闻每天大约只有整十条。

初入报馆，一切都很新鲜，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都不觉疲累，反而干劲冲天，许多工作都自动拿来做，当时报纸的编辑部一般上只有二，三人，即主编兼编国际新闻版，兼写社论，地方新闻编辑兼记者，或新闻记者兼摄影记者。记者得自做暗房工作，所以作为编辑，什么工作都得兼做，每天做完自己工作，仍旧留在排字房，协助校对，排版等。有时都等到第一张报纸印完才回家睡觉，已是鸡鸣早看天的时间了。

在报馆内繁忙工作，往往不觉得时间的疾速消逝，不觉得在报馆工作，一晃又是好几年。经过报纸的启迪，新鲜事务，科技知识的输入，国内外政治演变，

尤其州内政党政治的兴起，此时社会已日趋进步，文化教育也逐渐提高，对报纸来说，读者的要求已日渐严格，这一来，工作压力自然加大，虽然如此，这点并不损毁一颗炽红热爱报纸工作的赤心，反而对工作带来更大的冲刺与挑战性。

另一方面，社会进步，读者要求提高，在编辑过程中，报馆里外，经常遭遇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事情，许多时候，碰到的问题，也得费点功夫来处理。

有一晚，已近午夜，两位同事已返家，个人仍在编部看一篇特稿，忽然，编辑部的门随一声巨响被打开，进来四个年青的〔阿飞〕（当时对一些不自爱的青年的称呼），说明来意，原来是冲著当天早上报纸的一则新闻来〔兴师问罪〕。那新闻是报导有青年殴打警察的事，四人中的一人是肇事者。他们已被警方叫去问话，是担保出来等待法庭审理的。

我知道这新闻，并告诉他们新闻的来源乃是警署提供的，他们不理，举起拳头在面前晃来晃去，编辑部已无一人，和他们谈不来，白白被打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害怕更坏，只好硬著头皮，强装笑脸告诉他们，这新闻是某警官提供予记者的，我也认识这警官，而且很熟，我是否可以打电话给他，说我要作〔新闻更正〕，四人听到这位警官的大名，立即呆住，一人使个眼色，其余三人随之出去，但临行警告我〔出门小心〕，我想不到如此简单自我解围，原来当时那位警官在黑道上足令黑道人物闻名丧胆的。

类似的事件，在所有的编辑生涯及客串的记者生涯中是经常遇到的，屡见不鲜，这也有些是编辑生涯中[辣]的一面吧。

七十年代六十年代末期，个人转入一家在当时被视为左派的报纸工作，仍然担任地方版编辑。此时，砂州处於一个政治复杂的动乱时代，尤其是第三省，森林内恐布份子的恐布行动又蔓延至市区，七十年代初期，诗巫对面江的一些地区，曾实施廿四小时的戒严，在这种局势下，诗巫市区三家报纸仍旧照常出版，编辑与记者持著[通行证]在戒严时间内照常工作，紧张情形，可以想象。

那时个人新婚不久，第一个孩子还没有出世，面对如此艰辛的局势，与工作的压力，还是[壮志凌云]坚持不放弃工作，每天工作时间一到，即骑著摩多西卡，携带[特别通行证]前往工作，途中照旧停车接受路障检查，每当出门时，虽不迷信，但心里总觉得有点不安，尤其可怜新婚的妻子，顶著大肚子，提心吊胆，泪眼盈盈，也难怪她担心与怨恨，那时工作，不但时刻危险，而且薪金待遇低得可怜，四，五百元的薪金，得分两，三次领取，而且总是拿不完，每月都留下几十元给报馆欠。

紧张的时刻并没有结束，一晚，刚由报馆返家不久，吃完点心正准备就寝，左邻右舍的狗儿猛吠不已，吠声似乎冲向个人住家而来，果然不久，一辆深色的[连罗华]车停在门前，打开窗门一看是警察车，车上

下来数名人员，说有要事要个人跟他们去一趟，频频查问何事，只说不要紧，此刻不便讲，此时妻子已吓得周身发抖，再三安慰不会有事，但自己也不知是否有事。

车在全无行人的路上行驶，不时停下受盘问，好不容易才到省长公署，一踏进门看见另两家报纸的负责人也在，才松了一口气，原来保安当局要在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要我们明天在报上发出戒严通告及戒严的范围的简图。

一场虚惊，发完通告稿件，由原车载回家时，已是凌晨二时，妻子见面，已哭成泪人，妻坚持我立即辞去这份工作，就是没饭吃，她也愿意捱，只好百般安慰解释，且公鸡叫时，还不能入睡，这也许是编辑生涯〔苦〕的一面吧。

再回忆一件事，可以看出当时对报馆〔刻骨铭心〕的爱，爱得那么〔可爱〕。

前文提及每日去工作，仍用那辆摩多西卡，乃是一架老款一五零CC的速速骑摩多西卡，即老又笨重，这里有一段心酸的事，我原来有一架颇新的〔威士霸〕史古达，当时很流行的一种电单车，是意大利的产品，价格是全电单车同CC的最贵的，我是全新买来的，是我的〔心肝宝贝〕。

转入这家〔左报〕之后，我和其他两位一起来的同事有全权处理编务的一切权力，同时协助营业部管理推展营业，加入后，发现该报的经济非常糟，甚至

发薪都有问题，我们商量后，决定自动加股，加股？那来的钱？当时我的经济情况虽然还没有达到无隔日之粮的情况，但是说也可怜，连一点点的储蓄都没有，当然不敢动妻结婚的手饰主意，想来想去，只好把心爱的〔宝贝〕卖掉。

价格谈妥，也拿了人家的钱，车终被驾走，临走〔依依不舍〕，又有什么办法？拿了包现款，眼泪夺眶而出，急忙躲进厕所洗脸，那份伤心之情，几天却无法恢复，当时情形，宛如穷苦人家卖掉自己儿女一样，以后，每次看到电影上这种镜头，我都会想起我的〔宝贝〕。

〔宝贝〕卖出去了，立即到一个熟朋友那里弄来一架二手莫多西卡代步。这就是我那架出入戒严区，威尽左邻右舍的老〔速速骑〕当时是先付两百元以后分期付款，每月还几十元。回到家里，妻先是一惊，接著不停的盘问，又是一番解释，妻终告无可奈何。

悲哀的事还未结束，把卖车的钱，拿去缴股金，会计员把壹千伍佰元的现金带来排字房，付给排字房职员半个月之薪金，见她们领了半个月薪金，兴高采烈，不禁悲从中来，而如果他们知道那笔钱是我卖掉我的〔宝贝〕的钱时，他们不知道会怎么想？

这也许是报馆生涯〔辛酸〕的一面吧。

工作的那家报馆，负债累累，终于〔精疲力倦〕而告倒闭了。至於不能继续生存的原因，千头万绪一时说也说不完，不说也罢。

因报馆倒闭而告失业，幸运地，一位亲戚介绍与人合夥做生意，自学校出来后，即在报馆工作，十多年来，却把自己关在编辑部做内勤工作，虽然初期很常出外协助采访与应酬等，但对人对事，还是一派[天真]，对世态炎凉，商场险恶，勾心斗角，都没有认真去认识，去体验，去求适应，所以生意的最后结果，得到很可悲的下场，不但几乎倾家荡产，而且还负债累累，最后又再回到报馆工作，那是七十年代后期。

八十年代的报馆已完全企业化，本州每家报馆都具有相当的规模，设备之新颖，印刷之完美，虽然不能与大报如南洋商报与星洲日报相比，但与西马中小型的报纸来比较，则毫不逊色。

报纸设备现代化后，印刷的时间缩短，出版也提早了许多，一般工人待遇已获得改善，但是报馆内还有一项工作还要靠人力，那就是编辑的工作，举凡国际新闻，国内或地方新闻与副刊等的编辑工作，都还需要有经验的人来编排与设计等。否则胡乱剪贴，即使印刷，排版美观，只沦为[剪贴报]，虚有其表。而美丽的外壳，聪明的读者迟早会识破。

八十年代的马来西亚政治局势虽然依旧惊涛骇浪，变化莫测，但由强大的[国民阵线]组成的马来西亚政府，倒是平平稳稳，由敦胡先翁时代进入马哈迪医生时代，顺序渐进，并无激变。在反对党方面，民行党依旧意气风发，在国会内经常掀起唇枪舌战，在国会外，适当的扮演其反对党角色。它在七十年代末期进入

砂罗越，并在一九八二年国会选举中获得两个议席。州议会面，由拿督拉曼领导的砂国阵政府交由拿督泰益领导，这其中曾断断续续发生许多问题，此乃后话在此不表。

个人在这阶段的编辑生涯中，适逢两次国会选举与两次州立法议会选举，作为地方新闻版编辑，最害怕处理大选的新闻，尤其是大选的骂战文章，所以四次的选举，处理新闻与评论时，觉得压力一次比一次大，总之战战兢兢步步为营，虽然如此，在一次的国会选举中，在处理敌对双方的来稿时，曾经给予其中一个政党少许刊登之稿的机会，而差点闹出大事，在此后的编辑路程中，遭遇与面对的类似问题很多。

后 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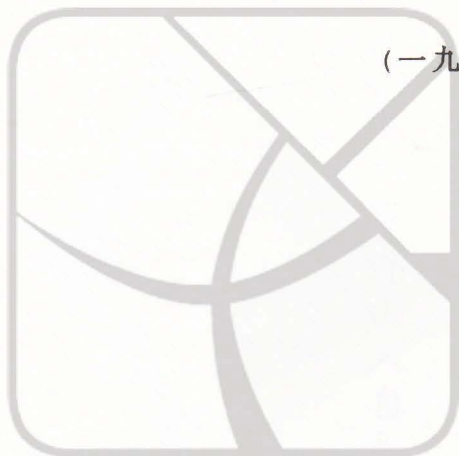
六十年代娱乐报纸或日报娱乐版的编辑喜欢打这样的标题：[歌女生涯原是梦]，在这类标题下的新闻内容，无非是写某个歌女在大红大紫之时，受到万人的崇拜，受到万人的痴迷，何等风光，何等骄傲，但是一旦年华老去或是遇人不淑，自甘隋落，此时无人捧场，真得是往事不堪回味，春梦一场！

老朽一个类似的想法：编采生涯也是梦，一个记者或一个编辑年轻时，干劲冲天，在编采路程中，不断进步，为报馆建立了多少汗马功劳，那时受报馆的赏识，器重，何等风光，何等意气风发，岁月不饶人，随

著年龄增大，精力衰退，冲劲消失，或者一旦在工作发生问题，有所差错时，就得接受报馆征罚，轻得是明升暗降，调职其他部门，重的是降职，或自动辞职等，以往的[功劳]，[苦劳]，一笔勾销，真的是往事虽能回味，也是春梦一场。

(本文参加美里日报30周年报庆徵文比赛荣获第一名。)

(一九八七年)



知己面前讲真话

罗浮山人自知死期



中午午饭前，阅读九月七日“新生活报”首版，大字标题：“罗浮山人命绝”，细读内容，罗浮山人无疾而终。逝世前还由新加坡寄予“新生活报”一篇为著名演员周润发所批的命书，初看标题，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以为是该报的一贯作风，标题大胆生动，再看右上角山人的黑框遗像，才知好友真的已“回返天家”，顿时呆住，心情无比沉痛。（山人爱用“无比”这个形容词。）

罗浮山人是在下廿多年的老友（不是“我的朋友——鲁迅”之类的朋友），廿多年来，两人虽然隔山隔水，分居新，砂两地，但一直都有书信来往，而且每年年杪，在下赴新加坡渡假，一定电话相约在咖啡座聚首叙旧，关怀之情，出自内心。

红纸照收

认识罗浮山人约在一九六四年，当年在下在砂州的诗巫一家报馆担任编辑，山人第二次来诗巫，由友人介绍来报馆刊登广告，深谈之下，极为投缘，以后山人打著“业馀命理学家”之招牌，在旅社设“馆”看命。工馀，聚首谈天，浓咖啡一杯接一杯，而山人更是“好运”

香烟一支抽完又一支，两人，有时多人，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谈得最多倒不是命理之类的话题，而是一些报馆，报坛之趣事与经历，共同的话题，相似的经历，使两人情谊更为接近，彼此惺惺相惜。

山人那一次前来诗巫，除了看相批命之外，乃仰慕此地的长屋风光，特别是此间土著的风土民情，他表示，将从中研究他们的掌纹与面相，以后山人是否在这方面有所发现，则不得而知，但是他的广结人缘的手法很高明，在诗巫不久，就认识多位大有来头的土著领袖，包括一位贵为州内阁部长的马兰诺领袖以及多位伊班（达雅人）酋长，山人为他们看掌论命，交情甚好，山人还被邀请至他们的长屋，以贵宾之礼相待，山人人缘之佳，从中可知。山人与他们言语不能沟通，但能建立深厚的友谊，诚属难得。

罗浮山人为人随和，性格开朗，肚中有料，谈吐风趣，所以多次来砂，逗留时间虽不长，但朋友甚多，正如“新生活报”所形容：“为人四海，广结良朋”，这是他做人的最大优点。但在险恶的江湖上找饭吃，太随和太老实，未尝不是一个缺点，举个例子，山人替人看相批命，指点迷津，往往一谈就是一两个钟头，深夜批命疾书，洋洋数千言，只收费五元，十元，最多二十元，甚至有人送张红纸，他也照收不误，哈哈一笑就算了。所以数次前来砂州，住在旅社，吃饭，抽烟，每日只做一两单生意，收入有限，但他还是一派淡定，浓咖啡照喝，烟照抽，天塌下来当被盖，待到居留期届满，

才急著张罗机票回新，记得一次，生意太淡，又遇到小人纠缠（他自己说），连买张归程机票都没有办法，在下与友人见状，只得助他一臂之力，但他始终没有任何怨言或牢骚，只说“后会有期”就回新加坡去了。

正如高天霸君所说：“山人擅写小品专栏，笔锋带感情，而尖酸泼辣，也擅长打笔战，大笔一挥，雄风与霸风结合，所向披靡。”

一九七零年，砂州举行州立法议会选举，当时是“五一三事件”之后的选举，报章对选举新闻的处理，非常谨慎，虽然选举已紧锣密鼓地进行，但选举气氛实在不浓厚，报坛死气沉沉，当时在下已转到另一家新出版的日报工作，这家友人创办的日报，虽然创刊不久，但因同业恶性竞争，加上另一家报纸欲置它於死地，所以面对很大的困难，营业上更是萎靡不振，在下与董事及编辑商量研究，认为要突破困境，眼前是一个机会，因为选举正如火如荼展开，若能在新闻报导与言论上有所突破，可以争取到报份与广告。在下想到好友罗浮山人可以在这方面助一臂力，事不宜迟，立即买机票寄予山人邀请他前来助阵。

山人不愧是山人，抵步第一晚，在安排的旅社房间里挥笔疾书，不多久即弄来一篇风趣横生，又是尖酸泼辣的文章来，对候选人“一针见血”予以讽刺“开导”，以后每天一篇至二三篇，篇篇精彩，选举热火朝天进行着，“前线”传来报份上升的捷报，消息令人鼓舞，士气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山人的文章引起多位候

选人的注意，明查暗访，要找出“专栏”作者，该地的竞选气氛也一时紧张起来。

选举很快结束，本想要山人留下来帮忙，但他归心似箭，又一声“再见”飞回新加坡去了。以后听说山人在西马大小埠头作其“闲云野鹤”似的论命看相，生活并不充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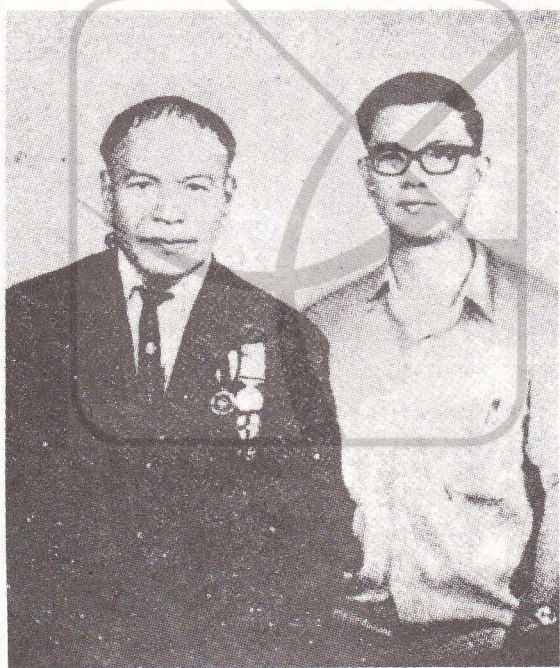
推算应验

在下离开报馆做些生意，但因并非搞生意的料子，经过多年，生意亏损过巨，只得吃“回头草”返回原来的报馆，这段期间，山人多次前来砂州，尤其是诗巫，每次都在廿四小时营业的咖啡座促膝谈天，天南地北，命运前途，推心置腹。在下深受山人乐天知命之影响，尤其是商场失败的那一阵子，山人的达观精神鼓励在下有勇气面对逆境。

以后一段颇长时间，山人甚少到砂州来，见面机会也少，只有每年赴新加坡渡假才有机会相见。不过经常有机会在“新生活报”见到他的文章，特别是前年他以“独龙尊”的笔名与温瑞安在“新生活报”的一场笔战，更见其才华之横溢。由通讯中，得知近年来，他极受“新生活报”之重视，信中表示生活过得安逸，在下真替他高兴。岂知安逸生活是那么短暂，好友竟匆匆而去。

在下与山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去年十二月，当年

在下去新加坡渡假，相约在书城附近一家快餐厅见面，关怀叙旧之际，他忽然告诉在下，说他自己推算，其阳寿已不长，他见在下一呆，立即哈哈大笑，谈到别事，岂知那一次告别，竟是永别。而他的一句话竟一语成谶。今午饭前，想起那天的谈天，真是“无比”哀痛，山人无疾而终，也许是他自己的推算应验，阳寿已尽，这或许是天命，山人！我的好友，安息吧！



罗浮山人广结人缘，一九六三年游东马，就与一位彭古鲁建立了深厚友情，图为两人合影。

定、竟非强求、想当年唐伯砂州之行、名震野、到头来也
是「六出奇计」多寸土、九伐中原枉用心、而朋友知子只有皮毛功
夫、每走一堵、少少也有萬元之獲、乃自知名高于利、造化弄
人、你我他（包括……）竟非跳出五行之外、夫復何言！

人貴自立、此所以古人常有「大丈夫能久居人下」之語、弟自
林有福塔台迄今、就說顛沛流离、而頗覺自由自在、能未終笑
傲江湖、只知悲傲江湖、當是甜酸苦辣、亦不知蘇東坡所說的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耳！

是年己酉知命之年、也該豁達一點才是。

人生一世、草長一春、人生在世、何生何之、既問、多

能大成、也該有小成、兄已踏入望五之年、而弟則是望之兄

能打過正面失敗之戰爭（指大東服務）、弟則自持有福創台（即東塔

西塔、敗當陽、奔夏口、現雖有西蜀之安、弟故我個机会再躍一下

運籌。

这是其中三段罗浮山人写给好友信中的亲笔字迹。
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其笔锋带感情，寓意满溢，
引人深思。

||| 小女儿的父亲节礼物



母亲节过去了，父亲节又来临了。

父亲节，叫我这个五个孩子的老爸感触良深。特别是最近几年来，孩子们都长大了，他们对母亲节与父亲节却很重视。每年都以不同的方式来为父母亲庆祝属于老爸与老妈的节日。有时一束康乃馨或是一本武侠小说，都会令两位老人家感到欢欣不已，觉得整个家庭充满宁谧与温馨。

记得六，七年前，一家从S城搬来这油城。家人搬来之前，我已独自一个人在这里工作。虽然两地距离并非很远。但是陆路交通并不完善，来往两地靠飞机，而机票之昂贵并非一般受薪者所能从容应付的。所以一年只得返家数次，每次逗留二三天，一家人分居两地，倍觉思念与惆怅。

搬过来时，孩子们除了老么之外，都进入中学。当时老么只有十岁，但孩子们对新环境最容易适应的，换了新学校，不久她即与学校的同学很熟了，加上她有一位同年龄的表妹也在同班念书，所以一切都不陌生。

对于这家里的最小女儿，我这老爸似乎亏欠甚多。原来她出生那一年，我刚从商场翻了一个斛斗，跌了一大跤。经营了近十年的生意，亏了大本，欠了满

身债，只得提早结束转让予他人。失去了工作，只得远离家园，离别了妻儿，到异地工作。当时感情十分烦燥与脆弱。记得老么出生的当天早上，接到家里的电话说孩子要出生了，立即请假并买了机票回家。赶到家时已是中午，孩子已出世二三个钟头。过了三天，太太从医院回家，我又得赶回工作岗位。再一次见到老么时，她已四五个月大了。她长得不很肥胖，但颇为结实。凝望著她涨得红红的圆脸，她会张了小眼睛四处张望；逗她玩时，会咪咪地笑著。我这老爸每次回来只有二三天，每次离去，心里却很难过内疚。

以后的日子，仍是见少离多，老么不像其他的姐姐与哥哥那样活泼好玩，而她似乎特别害怕这位很少见面的老爸。回家时，有时我大声讲话，她都会哭，但她不敢大声哭，每当她轻声哭时，我越感难过。

搬到油城，她十岁了，那年母亲节过了，父亲节又来临，以往我独自在这里工作，每逢父亲节，儿女们都会寄张父亲节贺卡给我这老爸，而孩子们都会在卡里写上自己的名字。今年的父亲节，几个孩子却各自送了礼物，只有老么没有送。其实我这老爸是很华人传统，这原是西方的节日，送不送礼物都无所谓，也不问老么为什么没有送？到父亲节当天，老么畏畏缩缩地走到我身旁，“爸！这个礼物送给你。爸，父亲节快乐！”我拿过一看，非常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个礼物。”这是老么自己做的礼物，用深红色的卡纸剪成七个“心”形，另用红线把七个“心”连串一起。

其中五颗“心”较小代表姐姐哥哥与她自己。另一颗则代表妈妈，最大一颗则是老爸。心形礼物很别致，也很精细，应该是费了不少时间来做。过后她告诉她的姐姐；前天她与表妹和表弟到礼品店买礼物，他们两个人各以百馀元买了名贵的东西送给他们的爸爸；而她只有五元，选来选去都没有办法买一件像样的礼物，只好到书店买了红色卡纸自己做了。起初怕做不成，也怕不成礼物而被取笑。

我非常高兴接受了老么的礼物。我心中一直都觉得这是一份珍贵的礼物，也比那百多元的名贵礼物更令我感动。总觉得虽然一家并非富贵人家，但是一个充满温馨，祥和的家庭。更令人欣慰的是，五个孩子都没有染上都市人的奢侈，靡糜的生活习惯，作为五个孩子的父母亲，我与内人也在自己经济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尽量照顾与教育他们。其中历程有时也充满著无限的辛酸与颓丧。

记得那是我独自到油城工作不久，就遇到农历新年。农历年是华人最大的节日，在这个节日所有的人都会尽量赶回家园与家人团聚的。而在地谋生或工作的人，也都会在这节日前返家过年。许多陆路交通不发达的地区，往往在过年前数个月就订了机票。在沙巴，汶莱，油城工作的S埠人有很多，每趟飞回S埠的班机都会爆满，每年都必须加班才能应付过去。工作的报馆在油城设立分厂不久。报馆并没有为工作人员订过年的机票，同事们看著新年一天天逼近

而报馆机票又没有订妥。个个焦急万分，人人无心工作。可幸到了除夕前一天总算弄到机票。

除夕当天早上，廿多位同事分批返家，而我抵达家门时已是上午十一时半。内人轻声告诉我，孩子们等我拿钱去买鞋。当从百货商店买回鞋时已是下午一时，孩子们只高兴老爸能回家过年，没有半句等钱买鞋的怨言。那一年也的确过得很辛酸，才转回报馆工作，幸好领了数百元的薪水。记得那年，只领到报馆三十元的红包，但也够一家高兴并值得回忆了。

以后日子过得很淡定，孩子们也养成了不奢侈的生活习惯。每年父亲节，我都收到孩子们送的礼物，其中包括老么的自制礼物。她们的每一件礼物都别致，每一件都令我这老爸在节日里充满了欣慰，每每感动得泪盈满眶。

(一九九四年)

|||
动乱年代的
新闻编辑



离开报界又是十年，离开报界之后，就不曾好好提起笔写东西，近有田英成兄之鼓励，要区区在其主编的〔笔汇〕刊物上供稿。他说得不错，人生有几个十年？还能写之前，写点东西，甚至编辑成书，当作纪念是有意义的。因此，试试能否从许多回忆中挤出一点东西来。

俗语说，作一行，怨一行，而当转行时，又十分怀念老本行时的许多事情，特别是报馆的工作，许多特殊人与物，往往令人无限的回味，区区不是一位新闻科班出身，但是前半生一直与报馆有不解之缘，又本身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对本州政治，社会演变，甚为了解与熟悉，尤其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前期的一段十多年的时间内，本州政治动乱不安，本身不但身历其境，而且作为一名报人，动乱造成的局面及其对人民正常生活的影响与打击，甚至许多悲惨的场面与事实，区区都感同身受，且有切肤之痛。

记得在十年代中期，拉让江沿岸的政治动乱因蔓延范围广泛，许多地区性的动乱之情况，比之首省古晋更加严重，当时反殖，反大马的群众运动，气焰高涨，不少左翼工会之团体被封闭，属下工会会员放弃表面斗争而进入地下，可幸，政党政治没有被禁止，反而

更蓬勃展开，当时左翼的人民联合党则是活跃的政党。政党政治正常进展，其中一个党务活动是通过报章，针对某些事件，表明党的立场，当时政党的秘书处或宣传大员，视发表文告是重要工作之一，在那激情的大时代的宣传大员，非常可爱，似乎个个都饱读共产马列主义或毛泽东思想之类的书籍，所发文告，千篇一律，措词强烈，句句口号，但是这些稿件、油印复写甚好。（当时复印并不流行，传真更加没有）字体整齐，错字极少，但编辑接到这类文告稿件，却甚感头痛，左右为难。

区区当时在一家左翼的报馆工作，处境更加困难，每天接到这类稿件，都战战兢兢，因为作为一家左翼报章的主编，的确是〔任重道远〕，倘若刊出的文章有了问题，则麻烦多多，严重的可能害得报馆停刊，工作人员吃西北风，当时报馆被令暂时停刊或永远停止出版是经常发生的事，而另一方面，倘若对这类稿件置之不理，不予刊出，则情况更加恶劣，这将得罪许多读者，包括〔地下〕读者。

事情终于发生了，但是这件事并不发生在区区主编的报章，而是另一家日报，六十年代，某一次，某左翼政党拉让江下游三分部发表一篇联合声明，内容是反殖反大马，该声明只有两张稿纸，稿末盖有三个分部的印章以及由秘书处负责人签署，表示这张稿件〔有人负责〕。区区接到这张稿件，如何加以刊出则大费周章。

第二天，两家报章都刊登这篇联合声明，但是一大清早，区区即接到许多电话的责问，原来区区只刊登联合声明之前面三段，把最后一段割掉不刊，但是对方报章则全文刊出，读者完全不能原谅左翼报章割掉联合声明之最后一段，因那是最重要的一段，区区一星期来，忍受来自各方面之电话与书信之责问，包括收到一封内有子弹壳的警告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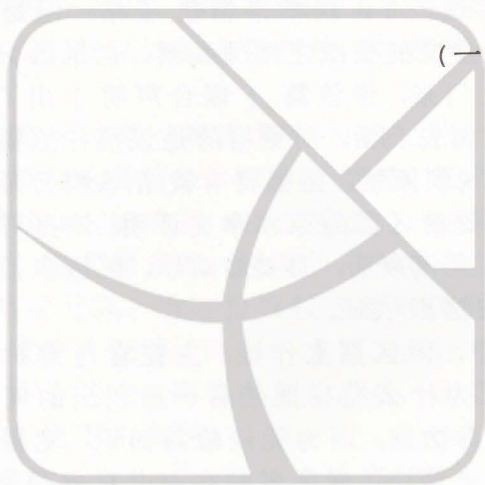
一星期又过去了，庆幸事情已了结，但是一天早上，刊登声明全文的报纸之助理编辑，也是区区老友，垂头丧气找上门来，说该篇〔联合声明〕出了问题，该报主编已被调去问话，而更糟的是该稿件原稿不知所踪，如果没有找到原稿，主编将有被指该稿乃是他所发的麻烦，老友要借区区的原稿拿去证明。该报与该主编终于被控告刊登该声明，涉嫌煽动罪，区区也被调去盘问并要区区在法庭供证。

案件开审，区区庭上作证，主控官与辩护律师一直围绕在区区为什么没有把最后一段刊出的问题上盘诘，区区只告诉法庭，因为凭经验与知识，觉得该篇声明的末段不适合刊出。区区当时在庭上只有一个感觉，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在这动乱的年代，应有维护新闻工作者与报馆生存之本能，因此不管对方如何再三反覆地盘问，答案仍旧一样，当时该报聘请一位擅长处理政治案件的著名律师辩护，该律师也对区区的作答感到满意，这位名律师已在数年前作古。

经名律师大力辩护，该案审结，该报煽动罪名不

能成立，而该主篇也没有因为失落〔联合声明〕之原稿而被控。

这次事件是结束了，作为一名编辑，区区同样为该报罪名不能成立而感高兴。但是，政治动乱没有停止，报章仍旧不停遭遇到各方面的有形与无形压力。类似事件会随时发生，也需不时去面对与解决，除非离开这个令人又怕又爱的报馆工作。



(一九九四年)

铅字时代的报纸沧桑



今日科技高速发达，全国性与地方性的各语文报章均已全部全盘电脑化，加上资讯突破性的进步，报章确实站在时代的前哨，领导国家社会向前进展。撇开其他语文报章不谈，单论华文报章，华文报电脑化后，采用中文电脑打字，电脑拼版，电脑传递，已使华文报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若将今日的报章与五、六十年代的铅字时代之报章比较，可真是天渊之别。在这日新月异变革历程中，回顾以往华文报走过的崎岖曲折之道路而遗留下的历史足迹，也是颇值得缅怀的事。

六十年代初期，我自大学毕业出来，开始找工作，由於刚毕业，对前景充满自信，也有许多年青人的理想，找工作的首要条件是学以致用，至少找到比较适合自己念的科系。所以左选右拣，没有找到适合的工作。同一市镇一起毕业的同学都找到了工作，各自各位，每个似乎都很喜欢自己的工作，我开始著急。那年三月参加毕业典礼，遇到许多同学，大部份都找到工作，换句话说，我已毕业四个多月，工作还没有著落，理想开始破灭，也不再坚持学以致用工作条件。

就在那年五月，终于接受了本地一家报章的编辑工作，开始一个颇为令人缅怀思念的人生旅程。当时在这个人口只有二三万人的市镇，却有三家华文报章，而

我工作的一间是较具规模与新式的一家。其余两间，机器器材各方面都陈旧落后。两家合起来每日出报不超过千份。这是报纸的铅字时代。

铅字时代的报纸出版过程落后，复杂，脏乱与浪费人力，一张报纸的印刷，须经过繁杂的过程，即由编辑发下稿件，经检字，拼版，打稿，校对，在版上改错字，再打稿，改大版，最后送至机器印刷，这以后是印刷机的工作，也是经过复杂的过程。极为消耗人力。整套的铅字器材，包括大小字体的字粒，由大至小，顺序是标题用的特，初，一，二，三，四号，五号与六号是供稿件内容用。铅字是报纸最基本的器材，这些铅字大小分别放在字架上，字架上有一格一格的小框框，通常每个框上可放整百字的五号字字粒。试想想，一个小小的字粒，每粒用过再放回去，并不是简单的工作。

六十代中期，工作的报馆自香港购置了中国制造的铸字机与整套的字模，开始自制铅字，这一来，用过的铅字不必再放回去，省去每日一半的工作时间。中国的铸字机是铅字时代的一大改革，铸字过程虽颇复杂，但可制造无数的字粒，方便应用，铸字前先把所要铸的字模找出来，放进机器，开动机器，高热熔化的铅液注入字模，立即冷却铸成字粒。另一方面，用过的字粒可以倒入铸字机经高热熔化成为铅条再供铸字用途。六十年代初期，砂罗越的华文报章还没有铸字机之设备，所有的字粒皆购之香港，但在新加坡的华文报章早已开始应用铸字机。

一九六三年，我曾在新加坡一家大报短期工作过。那时已是捲筒机印刷，但还是铅字检字，捲筒机与平版机一样，只是捲筒机印刷须将拼成的全版作成捲筒版供用，印刷出来的报纸整洁美观。当时新加坡的两家华文大报都在吉隆坡设厂，出版的报纸发分至全马各大小市镇，所以新加坡的新闻较多在傍晚即截稿。并在晚上八时前将制成的捲筒版用飞机寄去吉隆坡印刷，八时以后发生的新闻，则用电话联络，若有重要新闻，则割去捲筒版上的次要新闻，以新来的新闻补上，当时没有传真机，只有电话联络。

平版机的铅字印刷需用许多的工人，通常检字房多聘请女工。早期检字房间女工待遇甚差，但是当时砂罗越中学接受改制，许多女孩子念好初中就不再念书，多数喜欢到报馆工作，所以找女工并不难。十六，七岁女孩一进入报馆工作，都喜欢这份工作，不少女孩在报馆工作后，出嫁，做妈妈，甚至多位现在做了婆婆还再做，可见这份工作颇具吸引力。

铅字时代的检字房以女性占多数，不时都会发生许多甜酸苦辣的事，有一件趣事就是检字房的女工，生孩子特别容易，原来她们是站著工作，从早到晚，做足八个小时，毫不松懈，就是怀孕也必须照作不误，她们站在字架旁，逐字将近铅字放回去或从字架上检出来，曾经有一个女工，怀孕已九个月，还照常工作，一天工作至一半，突觉肚子有点疼痛，立即请假去医院，二三个小时后，即听说已生下孩子。更妙的是，另一个

孕妇，感觉肚子不舒服，竟自己走路去医院，也顺利生下孩子，真是痛快淋漓。

铅字房的铸字工作，许多工友都不愿意做，原因是熔化的铅条，发出强烈的气味，长久吸进去对身体有害，许多工友都知道，但是工作关系，无法选择，也甚无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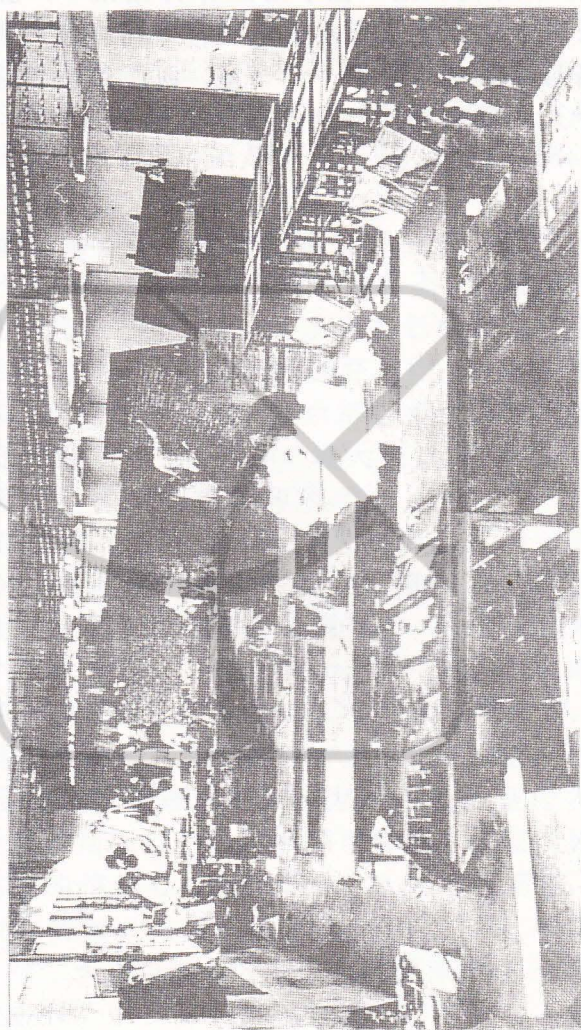
报馆工作，每一个部门都息息相关，通常一篇新闻经检字之后即送到拼版部头手之手上，拼版部照编辑指定的头条与二条新闻之外，多照自己的意思将新闻拼版，以后稍加进步，则由编辑画好稿样，拼版头手照编辑稿样排版。全版排妥后，即由拼版头手将版打稿交由编辑主任作最后校对，叫作“看大稿”，至此检字房的工作才算完毕并交由机器印刷。

平版机的印刷在六十年代初期已算十分进步，砂罗越的华文报至七十年代中期才采用捲筒机，平盘机印刷也须经过繁杂的工作，印刷工人一般须孔武有力，否则一个版拿上拿下，颇为吃力。有一回，一名印刷工友从二楼将拼好的全版准备拿到楼下印车房印刷，在楼梯处因湿滑跌倒，将整个版摔碎，他一下呆住，眼泪不停从满脸油迹的脸颊流下，因为那时已经是深夜一二点，是最后封面版打碎，几乎不可挽救。此位仁兄老实忠厚，他哭的很伤心，非常无助，后来所有同事，尤其是住在宿舍的女工全部自动下来检字，拼版，编辑也帮忙校对，第二天报纸总算出版，但比原来迟了三四个钟头才出版。

铅字时代以后，检字房工作开始改革，至八十年代已采用中文打字及现在的电脑打字与排版，甚至以电脑写稿与编版等，进步一日千里，回顾以往铅字时代，真的令人不胜唏嘘，但也值得无限的回味。

(一九九四年)





||| 报纸「信箱版」的话题



华文报章设有“信箱”版已有数十年的悠久历史。早期中国报章即设有版位供读者投诉各种问题，这种版位逐渐演变至目前的“信箱”版，以后传至港、台、新、马。许多华文报章都设有信箱版。砂罗越的华文报章、至五十年代后期才有“信箱”版之设。“信箱”版是报章许多副刊之一、通常是由读者来信，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由编辑来解答、一般信箱版都有一个名称，如「大众信箱」、「读者信箱」、「社会服务」、「读者服务」等等。有些则有特别的版名、总之是供读者投诉与提问题而由编辑解答即是。许多信箱版另辟有专栏，如医药专栏、法律解答专栏、另有比较有份量的信箱、则设有“特别专栏”，由专人负责，谈论读者提的社会发生受人注意的问题、总之，一般信箱版是极受读者欢迎的副刊之一。

在砂罗越的华文报章中的信箱版最受男女青年的喜爱，他们投函信箱版、提出许多男欢女爱的故事并询问形形色色的问题，要编辑解答，但是这些问题千篇一律，例如写信询问者是B君，爱上C小姐，但C小姐不爱B君而爱A君、A君又爱另一人，这种三角、四角之恋爱，写了几十年，也问了几十年，但是至今还是继续写下去，还是受年青朋友所喜爱。只是据一位信

箱版的女编辑说，现今青年男女的恋爱观已大大改变、所提出的问题真吓死人。有一位廿一、二岁的女孩子写信给女编辑、要她解答数个问题、她向编辑透露，曾经与数位男生发生超友谊肉体关系、但是不曾有怀孕的后遗症。

她在信中表示、她并不怕怀孕生孩子，她甚至要学甄妮、张艾嘉之未结婚生孩子。她在信中询问：未婚生孩子生是不是新潮？原来她想学甄妮与张艾嘉是为了新潮。这种追随新潮的思想的确令人惊异。另一位女性读者来信，也是提出许多荒唐的问题，她要编辑提供性交的方式或花样、并问一晚可以几次等等、她在信末并留下联络的电话给编辑，竟然真有其人，也真有其事。

有人说：“爱情是永恒的，所以爱情信箱也永久受读者欢迎。早在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期、新加坡有一家华文报的「信箱版」曾风靡一时、尤其是信箱版中的爱情问答更受年青人喜爱、负责的编辑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他的信箱有许多美丽的故事、而他用丰富的感情与美丽词藻来处理这些故事与问题、对年轻人的问题则细致分析、娓娓道来、句句动听、许多青年男女竟把他当作自己偶像而想认识他、但他一路来都保持低调状态，有时也故作神秘让那些小妮子把他当琼瑶小说的男主角看待。六十年代初期、我在新加坡一家报章工作，由朋友介绍认识这位我仰慕已久的编辑、他竟是一位不修边幅、生活烂散的文人、但待人处事、随和可亲、给人印象与信箱主持人的顾问形象完

全不同，我把读者对他痴迷情形告诉他，他哈哈大笑，只说为了工作、他必须维持一个导师、一个人顾问的形象。以后我离开新加坡返回砂罗越、这位名编辑的以后情形也不得而知了。

关于信箱版，有时不谨慎处理、也会闹出事来。七十年代中期、我再度返回报界，主持一家日报之分社的编务工作，当时该地已有一家历史颇久的华文日报，所以分社开始发行出来，双方竞争激烈，大家都以各种方法来提高报纸的销路，报纸销路一广泛，广告即随之而来，当时报纸发行的地方很小，发生大小新闻、成为“岁晚年煎，你有我也有”，新闻差不多一样，打开报纸出路，只有在副刊下手，分社报纸於是推出“信箱版”，而且饮得头啖汤、得到很好的反应，一星期之后，来信如雪花飞来，虽然来信提问的问题与内容千篇一律，但编辑得照样作答。

信箱来信始终有增无减。终於有一次不小心，闹了一个大祸。事缘分社报纸发行地方的附近一个小市镇的读者，来了一封信，信内揭露当地某中学的许多丑行，并用许多不好的字眼来形容该位校长，信最后提出许多问题，都是提问该校长这样胡作非为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信箱”助理编辑将这封信与其他来信一样处理，加以分析并解答各项问题。

报纸刊出一个星期之后，我接到一个律师朋友电话，要我到其办公室去，并告诉我，报纸的信箱版出了大事，他出示该篇出事的稿件，并说该校长要控告

报馆，我强辞夺理跟他争辩，指出信中并没有指明那一间中学，也没有指名道姓来诽谤，该律师说，该信虽没有直接诽谤，但却影射对方，因为该信所揭发的是该地的一间中学，不幸该地也只有这间中学，而且是一间政府中学，信内也是指明是官中，单单这点足够控告报馆诽谤。

起诉人是一位不懂华文的华人，他所以兴师问罪是由其友人所怂恿、事情既然发生，只好向总社老板请示，老板在报界几十年，什么大小风浪都遇过此乃小事，但是这件事也是麻烦得很，因为该校长态度强硬，不接受登报更正与道歉，强硬要报馆在该地摆十桌酒席，宴请该校老师与社团领袖，并要我这分社主编在宴会上公开道歉，赔罪宴会已定妥，当天下午与律师朋友欲前往该地赔罪，非常〔幸运〕，起飞前，天气很坏，小型飞机无法飞行，而且已近傍晚，没有第二个办法可以抵达该地，结果那天晚上，请了当地的一个老先生代表报馆讲话，我逃避了一个令人尴尬的场面，更不必当众出丑！

第二天，还得与律师朋友去他办公室赔罪。见到他时，他仍怒气冲冲，大骂一顿，原来昨晚宴会后，他的汽车之四个轮胎遭人割破，车身也被银角割花。他把这件〔杰作〕也算到报馆头上，说是报馆派人所干，这时我已不能再容忍，大声回应，并要他拿出证据，否则我也要控告他。结果律师朋友再三调解，才把事情摆平。至於谁破坏那位校长的汽车，至今还不知道，或许是有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吧！

〔信箱〕来稿还是非常多，其中“医药专栏”也受年轻人欢迎。但所提的问题多是有关手淫、生殖器官长短大小与房事问题，当时总社有一位老编辑、精通中医，而且曾经悬壶济世，由他主持医药问题，有中医学的基础，更容易令人信服。

其他如“法律专栏”、“升学指南”也是信箱版的主要内容，“法律专栏”则将读者提问法律问题，请教律师后加以回答，“升学指南”则更受一般欲出国求学的学生之注意，因为那时资讯未臻发达，莘莘学子欲出国升学无门，报馆曾去函各国大使馆、专员署搜集有关资料，应付读者之来信询问，其中有一位家长，亲自到报馆向编辑拿了一家英国大学的地址，并把他的儿子送进该大学念法律，数年后该青年获得法律学士学位，并成为执业律师，他曾致函报馆之信箱编辑，感激报馆提供资料。这位大律师目前担任国内一家跨国公司的法律部门要职。

〔信箱版〕内容包罗万象，而其中〔徵友栏〕也是特别受欢迎的一个专栏。不过目前信箱已有很大的改变，不少报章为吸引年轻的读者，特别把信箱版内的〔徵友栏〕扩大至半版或甚至另辟一版，而这些版则由年轻读者有自己编辑，有的编得奇奇怪怪，已失去了信箱版原有的崇高地位。

〔信箱版〕是华文报章一个非常生动、非常令人喜欢的一个副刊。而事实上，一个好的编辑能编出精彩的版位，为报纸带来许许多多的读者！

旅遊。 報導



经济与工业新闻研讨会简报

台湾参观访问团记



总部设在香港的世界中文报业协会於四月十二日至廿四日在台湾举办一项“经济与工业新闻研讨会”并组成“台湾参观访问团”。参加研讨会与访问团的有来自香港与马来西亚的新闻从业员，笔者受报社委派，在台湾作了一项极富意义的参观访问与研讨。

回程於香港逗留数日，并於四月廿四日代表本报董事总经理刘会湘先生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的执委会会议，讨论九月间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常年大会事宜，刘先生是“报协”的执委之一。

我於十日起程经新加坡，香港各逗留一晚，后赴台北，抵达台北中正国际机场时，是一九八一年四月十二日的中午，是参加研讨会与访问团第一位抵步的团员。晚上，主人假台北芝麻大酒店的九龙厅设宴款待。

研讨会与参观访问团在台湾的行程与节目全部由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工作会（简称海工会）所策划安排款待。海工会派出林煌村先生负责。林先生早年毕业政治大学新闻系，曾参加报社工作，是一位资深的新闻工作者，由於他的丰富新闻工作经验，各项安排都很妥当，研讨与观察极有意义与深入。

访问经济部

十三日上午访问经济部与新闻部，聆听有关的简报，并与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举行研讨，先就台湾的经济建设有初步的认识。加上以后的实地参观，对今日台湾的建设有深刻的印象。

今日台湾在建设上有辉煌的成就，经济部居功至伟，其经济成长率，以一九七九年的统计是百分之八，居亚洲地区的第一位。

经济部拟定的经济建设政策是“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再进而“以贸易促进成长，以成长拓展贸易”。这项政策的施行，已有良好的成果，此行实地参观与沿途所见，随时都可以发觉经济建设的成功例子。

经济部於一九五三年起推行经济建设四年计划，共实施六期先后达廿多年，於一九七六年又开始实行六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后的目地除加速经济起飞之外，重点更放在经济现代化计划的推动，其成果累累，台湾官民津津乐道的“十项建设”与还在进行中的“十二建设”就是。

台湾采取开放的自由经济贸易政策，与美国及欧洲共市有密切的贸易关系。尤其与美国更加紧密。台湾的出口贸易，美国占总额的三分之一，尽管美台经已断交，但贸易有增无减。

行政院属下的新闻局

新闻局是行政院属下的一个部门，虽然称为“局”，实际上与“部”的职权相等。其工作主要分为三：（一）国内传达政府的政策与命令，反应民情，所谓上情下达；（二）国外宣传国家的经济建设等；（三）对大众传播工作进行辅导管理，这方面包括对报章，电视台，电台，电影等方面进行辅导与管理，该局在这方面的的工作卓越。

在新闻局观看了一部由该局自行设计的多元媒介体的幻灯放映机所放映的“中华民国建国七十年”的简报，并由该局主任秘书兼国内新闻处长张佐为先生主持，举行一项研讨会。

行程中的第一下午有较轻松的节目，除到忠烈祠致敬外，还到阳明山，双溪公园，与中国文化城游览与参观。

联合报设宴款待

晚上，台湾最大报章“联合报”发行人王必成先生设宴款待，宴会前，聆听与观看有关联合报的成长与发展之幻灯简报，并就今日华文报章的问题交换意见。

“联合报”目前的每日销路是一百零六万份，星期日则超过一百一十万份，每日只出纸三大张，该报国内外之员工五，六千人。除“联合报”之外，每日还出版多种报纸与杂志，在美国还有一家妹妹报叫“世界日

报”。

由於世界性的新闻纸张之匮乏，而台湾本地出产的新闻纸张不足供应国内报章之需求，因此台湾所有的报章每日出版纸被令限制只能出版三大张。若遇特别节日须多出张数，须向当局申请。虽然只能出纸三张，但有百万份销路的报章，其新闻纸的消耗量还是十份惊人。

报纸的出版张数被限制，因此各家报章的版位十分珍贵，新闻标题都采取传统性的格式，多数以小级字标题，决不标新立异。在新闻之选择上尤其严谨。至于广告取价特高，除了大企业大商行刊登广告例外，一般人若欲刊登广告，只有能力登在分类广告栏内，台湾各大报章的分类广告，其广告文字之细小，老年人须用放大镜才能看出来。每日分类广告占两大版，密密麻麻，简直“不忍卒睹”。

台湾报业与出版非常发达，而政府登记(注册)的大小报章有三十一家。数家大报，其规模印刷设备与技术等之现代化，是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文报章所不能比。目前多家都在彩色方面发展，以彩色报纸来争取读者与广告客户。

访问内政部受隆重接待

十四日访问内政部与侨务委员会，在内政部受到隆重的接待，内政部长邱钊焕先生亲自接见访问团，并

与访问团举行一项研讨座谈会，出席座谈会有该部属下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

邱部长是一位老练的政治家，他管理的范围事务广泛而繁杂，但他对每一项有关问题，却了如指掌。访问团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都一一解答，使到每一位团员满意为止。

邱部长兼任中央选举委员会的主任委员。著名的一九八零年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即由邱部长负责策划与推动。这次的选举产生了代表全国民意的委员。

内政部管理的范围极广，内政部长被戏谑称“管家公”。内政部除了警务，移民，选举等之外，连目前台湾大兴土木建设的“国民住宅”计划的管理也属其管辖范围。香港寸土是金，住屋问题极严重，来自香港的团员对“国民住宅”问题与在台湾投资买屋的问题很有兴趣，纷纷向邱部长与掌管部门的负责人提出询问，马来西亚的团员则对民意代表选举兴趣浓厚。

国民住宅，简称“国宅”，是政府兴建的廉价住屋。国民可以向政府提出申请，但政府视其需要的情况而抽签分配。经济状况较好与拥有房屋者，均无资格申请。“国宅计划”在台湾很受欢迎。已在各城市如雨后天春笋建立起来，特别是几个大城市，“国宅”已成为特殊的城市地理景观。

侨务委员会

访问侨务委员会时，由朱副委员长接见，访问团

就今日海外华侨之问题与侨务会负责人进行了研讨。

侨务会处理的问题广泛，凡是海外华侨的问题，能够给予协助者，该委员会都予以处理，海外华侨与华裔的教育问题是该委员会主要处理的问题之一，海外华侨或华裔子女欲接受高深的华文教育，最方便就是赴台湾深造。近年来，东南亚政治局势变化迅速，接受高深的华文教育只有台湾是唯一的去处，因此海外华侨与华裔子弟在台湾各大学深造者颇多，当局在学额的分配以及考试检定方面都予侨生特别的优待，一度当地的青年学生对政府给予侨生特别宽待而感不满，但当局对这项问题上处理得很妥善。

访问团对海外华侨在台湾投资，特别是在台湾买卖房屋置产事颇感兴趣。最近台湾的私人发展商曾在海外报章上刊登广告，出售所兴建的各种房屋，包括有住宅与商业大楼等。

据说吸引不少香港与星马人士，纷纷在台购屋置产。据侨务会表示，当局对这项私人的买卖并没有颁布任何条例限制。

至於台湾人士海外投资，政府亦不加限制，但并不鼓励。在马来西亚，颇多台湾人与当地人的联营企业与工厂。

“国父纪念馆”与“建国展览”

下午，参观“国父纪念馆”与“中华民国建国七十年展览”。

国父纪念馆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国父遗物与遗墨，著作，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片，今年刚好是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七十年。大陆与台湾都有各种形式纪念孙中山。报载，大陆计划出版一系列的孙中山文集。相信资料不会完整，因为几乎有关孙中山的遗物与墨迹资料等都已完整藏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之内。

台湾今日竭力推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三民主义建国。官民上下相信三民主义比社会主义优越。“建国七十年展览”中就展示了这方面的比较。其中一个展览单元“海峡两岸”的对比。从衣，食，住，行等各方面比较“两岸”之优劣。

滨海公路与农村经济

十五日上午游览北部滨海公路，沿滨海公路，过去大多是渔村。目前落后的渔村还存在，但公路旁建立了许多工厂以及机械化的农业发展。台湾在经济建设中，著重於交通建设。十大建设中六项属交通，“十二项建设中”五项属於交通建设。滨海公路与及正兴建中的并行铁路，对农村经济的起飞影响钜大，一些地方已有具体的实例存在。

苏澳港建港工程艰巨

下午参观苏澳港，先聆听与观看了建港工程简报

，再由该港工程处处长陈尚廉先生带领参观整个海港工程，每个团员在参观海港后，对工程之艰巨以及建港员工克服自然阻力的毅力，都有深刻的印象。

位於台湾东北部的苏澳港是台湾五大海港之一，这个新海港的建立与其他海港不同的是全部由国人自己策划，设计与财力兴建，没有外国人投资，没有聘请外国人为顾问，可以说是国人智慧与心血的结晶。海港建成后对台湾东北部地区以及滨海地区的经济起了深远的影响，与莫大的助益。

建港工程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第一二期工作自一九七四年开始，已於一九七八年完成。第二阶段预期一九八二年全部竣工，已完竣的部份已开始启用，主要是进口木材与煤矿，也出口兰阳平原的农产品，马来西亚的木材多在苏澳港卸落。

苏澳港面临太平洋，气候变幻甚大，由於风大浪巨，建港工程异常艰巨，尤其是海上工程，单制作沉箱与安置沉箱工程之浩大与困难是其他陆上工程所不能比。新港位置面临巨浪滔滔的太平洋，在水深达廿六尺与浪高十二尺的海上建造外廓防波堤，须先在海上安装沉箱，苏澳港建港工程人员配合实际的情况，以浮式船坞代替工作船渠，在海面上制造巨型沉箱，该些沉箱廿五米乘廿五米乘廿三米，是一个“庞然巨物”，造成后移至沉放位置，工作人员潜入海底安装，靠著工程人员钢铁般的意志与精神，终于一个个“巨物”安放在海底并造成今天可在上面驱车操作的坚固防波堤。

带领参观的工程处长陈先生，原是基隆港的工程师，在开辟新海港时，即由基隆调来，负责实地的工作，从幻灯片简报中看他参与工程施工的指挥工作，沉着而踏实，而会见他本人时，见他体格健壮，精力充沛，在在显出其刚毅与浑厚的魄力。

当局在配合苏澳港的兴建，亦开辟了兰阳隧道，连接港区与龙德工业区，把东北峰一带的发展带入新的阶段。

国圣核能发电厂

十六日下午参观国圣核能发电厂，上午先到金山与野柳游览，这两个地方都是渔港，都是滨海，尤其是野柳天然景物优美，目前已逐渐成为游览区。野柳渔人林添顺舍己救人而殉身，他的一个纪念碑，就立在野柳海滨游览区。

国圣核能发电厂自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开始运转发电后，台湾电力事业进入新纪元。该厂目前运转发电是一百二十七万二千瓦。预计发电总置容量是五百一十四万四千瓦。

核能发电厂的兴建，事先经过严密的策划，特别是在位置上，须具备以下条件方可，即（一）必须是人口稀少的地区，（二）必须符合安全及公众保健严格规定，（三）易於进行施工。国圣地区靠近野柳等渔村，较为偏僻，所以第二核能发电厂选择在国圣兴建。

第二核能厂采用双机式，夹控制核能厂的二个电

力生产单位。目前一部单位已正式运转发电，另一个正在积极施工中。预期明年全部投入生产。

参观访问团对核能厂的安全以及污染的问题极表关心，因为美国三里岛核能岛意外事件，造成严重伤害，记忆犹新。团员就此问题相询，厂方的解释是，美国三里岛事件是人为因素造成，与核能的设备无关。第二核能厂在策划与兴建时，首先注意到是安全问题，配合地理环境而采用沸水式系统发电。即是用铀二三五为能源，撞击原子核产生高温使引入的海水发热成蒸汽，推动涡轮发电，安全度极高。

另一方面，建有双重安全隔离厂房，纵有辐射泄漏都被包围在多重隔墙之内。这个厂房是聘请美国专家顾问而设计与兴建。参观时，我们看到整个发电厂房，反应器材与辅助间周围都筑起数尺厚的钢筋混凝土的生物遮蔽体。有部份还在兴建之中。

至於污染问题，因为发电是沸水式，所以生产时吸入大量海水，同时排出大量熟热的海水，因此污染问题很受关注，但第二核能厂在这方面的设计严密，即把用过的海水排入分隔水塘，再由水塘排入人烟稀少的海面。该厂经已生产，到目前污染问题还不存在。

核能发电厂是国防秘密，厂房与周围地区的管制甚严，工作人员的管制非常严格，本地人很难进入参观，这次访问团是来自东南亚的贵宾，获得厂方的特别款待，进入核厂每一个部门详细参观。

参观“中国时报”

晚上，“中国时报”设宴款待参观访问团，由社长杨乃藩先与副社长余范英女士亲自接待，余女士是该报董事长余纪忠令千金，留学美国，攻读新闻系，她亦兼任“时报”采访主任，是报界女强人。

中国时报具有三十多年历史，创办时是叫“征信新闻”，以经济性报纸的型态出版，读者的对象主要是工商界。出版十年之后，於一九六零年，该报将原名“征信新闻”改为“征信新闻报”，开始步入综合性报纸之途径发展。内容范围也扩大许多。至一九六八年，该报又再改名为“中国时报”。继续在作为一家国际性的大报之途径迈进。今天，中国时报已名列国际大报之林。

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一样，每日出纸三大张，每日销路一百万份，是全国三大报章之一。也与联合报一样，因版位之关系，广告却掺在分类广告栏内。该报与联合报在业务上之竞争激烈，都在副刊方面下功夫，副刊五彩缤纷，图文并茂。

宴会前，杨社长亲自带领我们参观整个报社，该报规模之大，设备之现代化，足以比美联合报，是今日东南亚，甚至世界上最大之华文报之一。

十大建设之一的台中港

十七日南下台中，参观十大建设的台中港。台中

港与苏奥港之兴建之目的，主要是减轻基隆与高雄两大海港之拥挤以及南北交通之负荷。台湾最近数年，致力於经济之发展，随着经济之飞跃，进出口贸易急剧增加。两大海港面临严重之拥挤之现象，甚至达到难以负荷的地步，乃有开辟台中港之决定。

在开辟新港前，曾作了一番慎密的勘查，当局并聘请国内外专家，就建港问题提出意见。由一九七三年至六年，由开工至完成开始正式启用。只有短短的三年时间，也即是说听取专家意见后，建港工作即积极开展而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

台中港与苏澳港不同，前者面对多风的台湾海峡，后者则面临巨浪滔滔的太平洋。台中港之泥沙堆集是建港面对主要难题之一。建港工程人员解决港内泥沙堆集的问题，以巨型挖泥船挖掘泥沙，并以坭沙填筑新生地，这些新生地现已成为台中港的广大腹地，其发展将使台中工业在全省工业中占一重要地位。

与天然港的苏澳港不同，台中港是人工港，苏澳港“挖陆填海”，制造腹地，台中港则“挖海填陆”，制造更大的腹地。同样是工程浩大，同样靠国人的智慧建成。

此次经济建设之访问中，曾先后参观了两个新辟之海港，对这两项巨大工程，团员都留下深刻印象。在今日台湾的经济与社会建设中，一项值得广扬的是国人的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完成伟大的工程之奋发精神。以往“外国月亮大而圆”的思想，已被今日“外国人能做

的，我们也能做”的行动所替代。在苏澳港见到工程处处长陈尚廉，台中港局长林廉藩，以及许许多多的年青工程师与技术人员等等，他们都具备踏实，刚毅，坚韧的风度与外表。

台湾的中国钢铁有限公司

十八日上午，参观了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与其接邻的“中国造船有限公司”。

“他人能做到的，我们也应做得到”，在参观“中国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钢”）时，又再一次听到这句话，也的确，这句话正是成长中的“中钢”全体数千名员工的努力目标，在这种目标鼓舞下，他们像钢铁一般的意志，使这个十大建设的其中之一的“中钢”产品外销的四十三个国家与地区中享有崇高荣誉的原因。

“中钢”延续扩展计划是十二项建设之一，目前年产一百五十万公吨，最终目标是八百万吨（大约一九九零年），其目前的产量与世界最大的新日本制铁公司比较，仅及廿份之一，尚无资格作为国际钢铁协会之正式会员，只以仲会员资格参加，但因其发展潜能极大，政府再次把他列入国家经济建设之一。

“中钢”是一个公营公司，创业之初，政府放手让该公司全体全部自行经营，在初期，与其他庞大事业一样，经历一段艰辛的时期，尤其在开拓市场方面，由

於国内的消费厂商对其产品的品质投以怀疑之眼光，加上面对著已於在国内市场有广大销路的先进国家的产品竞争，致该公司面临窘境，一九七八年上半年，共亏损新台币八亿五千多万元之钜，全国议论纷纷并更关注该公司经营，一九八九年大半年，转亏为盈，已有十一亿新台币之盈馀，一九八零间开始外销，产品获得国际之承认，在高强度的制船钢板上，获得英，美，法，日，德，挪威等国家验船协会之合格认可，核能用的钢铁，也经美国机械工程师学会详细检查其制造过程品质管理，组织制度之后，认为为核能准用的钢铁之合格生产厂家，成为全世界获得此项资格的第十六家工厂。

在台湾，报章之舆论对公营事业之关注，对厂方是一项压力，全台之公营事业中，现有六家出现赤字。而在八家盈馀中，“中钢”是其中一家“中钢”的经营获得报章极高的品价。

从报章讨论中，得知公营事业之亏损因素颇为复杂。其中除已投资的错误浪费，导致资金缺乏外，人事管理之不善也是一个问题。“中钢”在管理方面，除有一个良好制度外，对员工的福利照顾，以及严格处理员工的问题并有良好的安排。由资料中查出，该公司曾有开除百馀名员工的记录，而这些遭开除者全是公司内人员以及失职的员工。由于这些人的失职，影响工作进度缓慢，导致损失。原来，在台湾，任何公营事业的员工，若被开除，可以向行政院上诉，行政院将向有关公司进行调查，许多公营公司对有关当局的调查甚感

麻烦，所以对冗员与失职者，多采取姑息的态度。结果是导致管理上的最大问题而不可收拾。“中钢”在这问题上之大刀阔斧的处理，舆论予以赞扬。

“中钢”是公营事业经营的一个成功例子。

参观中国造船厂

从“中钢”参观完毕，我们再访问接邻的中国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船”）的高雄总厂。实地参观前，观看与聆听“中船”之发展简报，并与负责人举行研讨。

“中船”高雄总厂是十项建设之一，於一九七六年半建设完成，是目前世界具有现代化设备的大规模造船厂之一，每年造船量一百五十万重吨，修船达二百五十万重吨，全部员工四千一百人。

高雄总厂拥有一座百万载重吨的船坞，有两道中间坞门，可将整个船坞隔成三段，参观时，华裔世界船王，香港董浩云的一艘大船正在改装修理，将改成一艘邮轮。高雄总厂的修船业务也是“中船”经营范围的主要部份，修船业务较造船业务更加繁忙，拥有一百十多艘船只与总载量一千万吨的董浩云集团是〔中船〕的主要主顾之一。

高雄总厂还有一个长一千八百尺，水深十九尺码头，以及二座巨霸门型吊车及各种用途厂房，巨型吊车以及间隔船坞全电脑操作与控制。

“中船”与“中钢”一样，员工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干练员工多是年轻人，多数是由专门技术学校出来，个个干劲冲天。

“中船”也是公营事业之一，全由国人之经营，创业初期，亦经历一段艰苦的路程，在资金方面曾因贷款而付出大数目之利息，使经济负荷重大，致初期经营困难，经全体员工的澹淡经营以及产品之品质获得国际的认可，目前中船的成就受到很高的评价。

下午，游览高雄的澄清湖，碧湖澄波，清风翳翳，湖边游人垂钓，怡然自得。访问团团第一次洗多日的参观访问之劳累。过一个轻轻松松的下午时光。

十九日由高雄由高速公路返回台北，廿日结束这次研讨会与参观访问。

廿二日由台北飞赴香港。廿四日代表出席世界中文报业协会之执委会议。我报董事经刘会湘先生是执委之一。在会上会见港台报界的老前辈。包括港台多家报社长。发行人，出版人，以及总经理等，执委会亦听取「报协」总干事张祺新的有关九月在旧金山举行的常年大会之筹备报告。以及对今日华文报章面对的问题交换意见。我於廿七日返回诗巫。

(一九八一年)

走马看花访印尼三大文化城市

全球南大校友联欢聚会侧记



全球南洋大学校友会友会联欢聚会，六月十二日在印尼旅游文化城市峇厘岛成功举行。来自全球八个国家的南大校友及其家属八百余人参与其会。盛况应该是空前，但并不是绝后，因为明年在新加坡云南园举行的校友聚会，新加坡毕业生协会已准备接纳五千名校友及家属参加。校友盼望返回日夜思念的云南园已久，届时势必成为南大校友最大一次欢乐聚会。

因为南大校友联欢集会是在六月十二日在印尼峇厘岛举行。砂罗马越南大校友分成两批组团赴会，我们一行，来自古晋，诗巫及美里的三十多位成员在拿汀魏顺莲校友率领下，於六月八日由吉隆坡启程，展开一个简短及愉快的旅程。在赴峇厘岛之前，曾走马看花的访问首都椰加达与印尼旧都日惹(YOGYAKARTA)。拿督刘贤镇校友在较迟时抵达椰加达，并加入我们的队伍。

由拿汀魏顺莲安排的旅程早在两三个月前已拟订妥当，报名参加同学也很多，但到临行前，许多同学却因各种原因不能成行，所幸能够准时出发的人数还能组成一团启程。但在启程前一天，也有一点点的烦恼，原来报载在峇厘岛附近的一些岛屿，发生强烈地震而引起海啸，有上百人伤亡，灾情颇为严重，

也影响了峇厘岛的旅游业。这项报导引起部份同学们一点点不安，准备前往峇厘岛的同学把心意向拿汀刘反映，后由拿汀向印尼方面探询证实无事之后，大家才安心於次日启程。当抵达椰加达与峇厘岛时，一切平静，旅客照常 in 旅游区旅游欢乐，根本无事。

印尼首都——椰加达

六月八日下午一时四十分，我们抵达椰加达国际机场。椰城时间比吉隆坡慢一个小时，此时才十二时四十分。椰加达国际机场范围非常大，建筑物也别致，红瓦灰墙，机场收拾十分整洁，给旅客留下甚佳印象。但车驶出机场，沿途一睹椰城风貌，可说其貌不扬，而其市容之肮脏情况，不忍卒睹，先前在机场的良好印象，一扫而空。

接待我们在印尼旅程之旅行社响导是一名中年华人，名叫郭海根，是一位有经验的响导，说得一口漂亮的华语，对印尼之历史，地理十分熟悉。他能讲能唱，整个旅途发挥了响导的本色，淋漓尽致。他非常落力地介绍印尼，并报告印尼多项占世界第一位的事实，如数家珍，极富经验。但是当他介绍到沿途市容的肮脏及建筑物之古旧，则无可奈何的表示谦意，频频说印尼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国家，一切都在改变发展之中，假以时日，各位再度光临，定有不同的观感。确实不错的导游。

椰加达是印尼的首都，是一个有八百三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建港至今已有近五百年的历史。该地最初由葡萄牙商人发现，认为是一个有商业价值的海港，葡人立即与当时的 PAJAGAIAN 皇朝签署合约而建立贸易港口。后经荷兰，英国之统治，至一九四五年，苏加诺宣布印尼共和国诞生，椰加达也成为该国国都。

椰加达在许多方面是一个强烈对比的城市。例如它一方面具有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与摩天大楼，另一方面却有低落而卫生极差的陈旧待修之店屋与露天餐馆，其人民贫富悬殊，也是强烈对比，例如富豪吃一顿饭，可等於普通工人一个月之工资，椰加达就是这样两面极端的城市。

苏哈多总统在一九六五年政变之后一二年上台迄今，已有廿七年。在苏哈多总统领导下，印尼也与亚细安其他国家一样，积极朝向发展方面前进。苏哈多的子女及不少亲属不参加政治，却多参与印尼工商业活动，且多与华人联合经营，对印尼经济之展开，有甚大的影响。

印尼是由一万三千七百个岛屿组成的国家，人口有一亿九千万人。全国行政分成廿七个省份与三个特别区。中央府以强大军事力量控制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土。印尼除了与砂沙汶边界接壤的南婆罗洲之外，大部份的岛屿都在火山带内。国内火山多，土地肥沃，天然资源也非常丰富，是具有极佳发展潜能的国家。但是印尼人口贫穷，迄今尚有二千七百廿万人民生活在贫穷线上。

政府也注意到此项问题，其中一个改善方法就是加强人民之教育，提高人民之素质。在政府努力下，已取得一些成绩，例如文盲率已告降低，从一九七零年之百分之四十三降至九零年之百分十七。苏哈多总统最近曾多次公布他的普及教育之推介成果，估计由七岁至廿四岁的年龄组别学生中，男生有2,220万人，女生则有2,100万名。苏哈多总统一再强调，提倡子女教育具有双重好处，因为这将提高下一代的素质，且将直接提高国家的尊严与威信。

椰加达的社会问题

印尼由於人口众多，人民生活贫困，加上教育尚待普及，因此造成许多的问题。其中尤以椰加达情况最为严重，椰加达城范围非常大，数百年来，经葡萄牙，荷兰，英国之殖民统治，进展缓慢。殖民主义者榨取民脂民膏，夺走原料，根本置人民死活不顾。所以直到今天，椰城人民的住屋简陋，卫生很差。坐车经过市区，沿途房屋陈旧，残破不堪，许多建在水沟旁，也有不少木屋建在桥下阴暗的地方。据导游说，这些狭窄的场所，通常都住满了人，桥下的木屋，也多是整家人居住，日常大小便即在周围的简单厕所解决。许多居民索性在水沟大小便，卫生奇差。我们一行人曾访问葡萄牙人发现椰城而登陆的地方及以后建立的码头。这地区人口最密集，居住环境更恶劣。巨大水沟，堆满垃圾，沟

水已停滯不流，垃圾不但丢进河里，也丢在水沟两旁的马路旁。店前店后都杂物乱陈；店内店外，墙壁全是灰暗色。椰加达也有清洁卫生的建筑物，那就是银行金融地区的高楼大厦，可惜这些大厦前的街道也是脏兮兮的。

椰加达另一项杂乱不堪的是交通。交通之乱已经成为椰加达一个很大的问题。椰加达交通工具种类繁多，除普通汽车与商业车辆之外，另有电单车，脚踏车，机动三轮车，甚至有些地方还有少数的牛车。汽车以日本汽车为主，但在街道上很少看到豪华漂亮的汽车，一般人的用车，也是老旧且车龄大。在街道上行驶的车辆，横冲直撞，许多是单边单程街道，车辆不守规则，分分钟都会发生车祸。据说椰加达的车祸率与吉隆坡比较，不分上下。造成椰加达交通杂乱无章的其中之一另一个原因是考车规格不够严格，申请驾驶执照经常发生弊端。但是否如此，尚待证实。

椰加达小贩多，而没有被妥当的安置与照顾，形成了社会问题。车辆驶过椰城市区，在店前，店后，以及弄堂小巷，到处是小贩。旅游胜地，更是小贩们的天下，许多小贩在旅游区售卖手工艺品，土产，纪念衣物，相片之类的东西。这些小贩的叫卖方式，的确不敢恭维。他们死缠烂打，穷追不舍，且漫天开价，令人不胜其烦。例如一件叫价四万盾的工艺品，到最后只八千盾而成交。游历椰加达，遇到这种类小贩之纠缠，旅游雅兴全无。

小贩众多造成的卫生的问题也颇严重，我们一行在椰城闹市一间华人餐馆用餐，餐馆前有小贩卖鸡翅膀，这位小贩之摊位则摆在垃圾桶附近旁边，摊位周围苍蝇成群飞舞。他不时将垃圾往桶里丢，立即飞出苍蝇，嗡嗡作响，令人作呕。

我们一行人在四星级酒店稍作休息之后，即出发前往参观东南亚最大的娱乐公园，(FANTASY WORLD, DUNIA FANTASI)。这个最近落成的娱乐场所乃以美国迪斯尼乐园为蓝本而兴建，内里许多科技的设备，都非常新奇，是青少年儿童的乐园，其中有一些设备与游玩的场所极富教育意义。访问公园时，适逢印尼学校开始假期，公园全是成群结队的学生。

晚上游罢幻想乐园后，顺途到著名的皇朝夜总会用晚餐。这间椰城首屈一指的夜总会，豪华壮丽，金碧辉煌，是由华人经营。在这里可以听到华语歌曲，当晚用餐时就听到一位台湾歌星与一位马来歌星献唱华语歌曲。他乡遇故知也是一乐，台湾客听到台湾歌星演唱时，欢呼喊叫，当歌星以闽南语向同乡问候时，台湾客简直乐坏了。近年来，台湾人到印尼经商与旅游者增加许多，有一些企业家并在印尼设厂，聘用印尼劳工，增加当地人民就业机会。由於台湾人在印尼日多，所以每到旅游区，即有小贩叫喊以台币交易，一些小孩子甚至会听华语与台语。

次日中午将赴日惹。在赴日惹之前，争取时间访问了印尼独立广场，这是苏加诺总统宣布印度尼西亚

共和国诞生的广场，广场中竖立一个高且大的纪念碑，象征印度尼西亚人民争取立斗争的大无畏之精神。在纪念碑内有一个博物院，陈列印尼人民争取自治与独立的历史文物等。游客可以登上碑顶鸟瞰椰加达市的全景，由於时间匆忙，我们没有登上碑顶。广场对面的“独立宫”，只供官方庆祝仪式用途。

关于印尼第一位总统苏加诺，在六十年代一场政变中下台，在年青印尼人心中，并没有对他有所怀念，虽然他领导印尼人民的独立斗争。但今天在印尼的公共场所看不到对他纪念的东西，反而是他的第四任太太，原是日本人的蒂薇之名字似乎更受印尼人的注意。据当地人说，不久前蒂薇曾经返回印尼一趟，办理财产事宜。据说苏加诺仍留有遗产给她。我曾经注意到在椰加达与日惹，不少商店或公司仍以“蒂薇”为店或公司命名。而大多数是美容之类的商店。我想蒂薇以五十三岁高龄仍出版性感的“写真集”。其魅力留给年青一代的印尼人深刻印象。

游罢独立广场，即前往东南亚规模最庞大的“印尼缩影公园”参观。这公园占地一百廿公顷，兴建於一九七五年，公园将上亿的印尼人民的风土人情，宗教色彩，各地文物风貌以及各国不同的传统文化的风俗习惯，呈现於国内。观看了“印尼缩影”，多少可以了解印尼的社会结构。

印尼华人问题

短暂逗留椰加达，没有多馀的时间与机会接触当地的华人。但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以及最近报章杂志之报导，印尼华人似乎面对不少问题，据报导，自本月初（六月）椰加达商业区出现印尼文之排华传单。号召人民於六月五日集会，并以武力将华人驱逐。六月五日并无事发生，我们於六月八日抵达椰城，也没有什么异样，但据当地一位朋友说，当地华人最近几日都处处小心，尤其是夜间不出家门。

其实华人在印尼之处境以及其引起导发之原因非常复杂，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具有复杂的历史背景。华人只占印尼总人口的百分之三，但是由於华人在商场上有特出表现，而普通华人也刻苦耐劳，所以长久以来，华人表现即遭印尼人的嫉妒，在政局变动时，或触及敏感问题而发生纠纷时，华人即成为不满情绪宣泄的对象。

华人与印尼原住民间的摩擦与不融洽的关系之历史渊源，可追溯至荷兰统治时期，殖民地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在当时华人在经济与法律的地位高於印尼人，引起印尼人极为不满。至今有数件事印尼人仍耿耿於怀。在一九四五年，华人武装的“保安队”曾协助荷兰人与当时争取国家独立的印尼军与民众对峙。

其实印尼华人的处境与其他殖民地国家大同小异，早期华人在异邦胼手胝足，开天辟地，流著多少血泪，牺牲无数生命，各地都有悲伤岁月的历史伤痕。我们曾经驶过椰加达华人区的一条叫“红溪大街”乃是因

公元一七七四年的“红溪惨案”而得名。据说，当时华人因不甘被殖民地迫害而反抗，结果有一万人被荷兰殖民地政府枪杀，被称为红溪的溪水为流血所染红。

印尼人不满华人操纵印尼工商业，把华人财团比喻为八爪鱼般的怪物。而这次再度掀起反华的情绪及爪哇大城市出现排华传单，乃是与棉兰骚乱事件的华裔巨商陈子煌贷款舞弊案直接有关。

陈子煌是印尼华裔巨商，他被控於一九八九年，以不洁手段数次从国营印尼建设银行获得贷款，总共四亿美元，触犯有关反贪污的一九七二年第三号法令。而这案件涉及许多印尼官方高层人物。

陈子煌事件引起椰加达大学生之不满，纷纷上街示威，并有号召於六月五日集会之传单出现。可幸至目前已暂告无事。但是不满情绪仍旧存在，而华人在商业之优越地位始终不能使印尼人停止敌视华人，华人问题仍旧无法解决。

印尼古都——日惹 (YOGYAKARTA)

我们一行人在六月九日下午二时许，搭印尼飞机飞抵日惹。这是印尼著名的文化城，人口有六十多万，多数居民是爪哇人，教育水准较高。我们在机场碰见的机场人员，温文有礼。这里既然是古都，街道与建筑物有较古老与陈旧之色彩。从机场搭旅游车下旅

馆，沿途建筑物，毗邻而建，密密麻麻，街道也较狭窄。这里交通工具有一特色，即是脚踏车特别多，公务员，工人上班，多踏脚踏车，市区也有较高与新式的建筑物，但日惹给人有朴素无华的感觉。

日惹最大的旅游胜地，就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婆罗浮屠塔(BOROBUDUR)，当地导游叫这些塔群为神庙，其实塔群并没有供奉任何神，也没有人在此地上点香膜拜。此塔建於公元八世纪，至今已有一千二百多年。整个工程十分浩大，其佛像石雕与石柱等，只能用“巍峨壮丽”来形容，不愧被称为世界奇迹。可惜此塔群经岁月与自然因素之摧残，特别是数次火山爆发之摧毁，目前已损坏不堪。许多佛像已断手断脚，许多连头部都没有。经大自然破坏之后，附近居民又将部份较好的拆掉搬走并当古董卖的不计其数。

在日惹第二天，也访问了现存的室利佛逝苏丹王朝之皇宫。现任苏丹是第十任苏丹，目前被邀请在椰加达作官。皇宫展出的苏丹用品以第九任苏丹为主，多间房间都展出这位最英勇与贤明的苏丹之遗物。

过后也访问印度神庙，印度教进入印尼也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峇里岛也有许多印度神庙，其影响力不小。

日惹最著名的土产是峇迪布，至今仍旧以手工制造为主。峇迪布色鲜艳，花纹也别致，据知一匹峇迪布须要三个月的时间才能制成。但日惹峇迪以品质闻名，其价格不菲，通常在日惹买峇迪布多以美金计算。

在日惹，我们第一次吃印尼餐，光顾一间著名的印尼餐馆，在餐馆用餐多是洋人旅客，吃得也是普通旅馆的自由餐。由於时间甚晚，没有去查明印尼餐是否也是采用自由方式用餐，而餐色也多是火腿，腌肉，牛肉，羊肉，沙叻，甜品与各种冷饮，只是其中有二三样辛辣而且是用咖喱煮法，可能就是印尼菜吧。

日惹是个较古老的城市，但市区也有较高与现代化的大厦。总之，表面上看，可以稍为体会到其朴素无华的一面。

旅游都市——峇厘

从日惹赴峇厘也是搭印尼格鲁达航空公司的飞机。抵达峇厘机场，一行人被安排在机场贵宾室休息后才驶往住宿的 SHERATON NUSA INDAH 旅店。这是一间五星级的大酒店，房间虽有两百多间，但范围非常广阔，走出酒店的海滨，类似的酒店有好几间，其中多间是五星级国际大酒店。海滨清洁美丽，天然旖旎，不愧被称为最美丽的海岛，导游郭先生曾夸大其词说：“峇厘岛是人间最后一个乐园。”

峇厘岛海滨的确是人间乐园，我们曾参观旅游胜地之丹那洛地方，长长的海岸线，洁白的沙滩，岸外的海浪，捲起高高翻滚而来，又冲上沙滩消失，风景十分迷人。沙滩上有许多游客，多数是洋人，他们躺在沙滩上作日光浴。不少洋妇半裸躺卧在沙滩上，人潮来

来往走过，习以为常。峇厘岛另一特色是宗教颇为复杂，岛上的人民并非大部份是回教徒，印度教之势力也不弱。在岛上许多东西都被尊称为神，例如山神，门神，雨神，海神，岛神等等不一而足。许多善男善女清早与傍晚都烧香膜拜，并以七彩花冲凉等，在赴火山区名胜之沿途的许多房子都是神庙，每一间都建有漂亮的拱门。

印尼火山众多，而且时常爆发，耸人听闻。到峇厘我们也不失去参观火山区旅游胜地的机会。我们花了三个钟头才到火山区旅游胜地，远远望去可看到火山仍喷出白烟，而附近也有火山爆发过的遗迹，一眼望去该些地区土地都非常肥沃，种植的树木青翠茂盛。该些地区之建筑物已甚陈旧，可知道最近期间这一地区火山不曾爆发过。

从火山旅游区返回酒店已晚上七时许，南大校友会联欢团聚之欢迎餐会订六时半举行，一行人被通知只允许干洗，十分钟后集中开车赴十五分钟路程的另一家大酒店用餐。

南大校友欢迎餐会

南大校友团聚的欢迎餐会设在一间大酒店的花园里，颇新鲜，是自由开放式，餐会菜色种类甚多，各式各样，任你选择。每个人都可以拿到盘子或食盒去选择适合自己口味的菜色或甜品。我们一行人由於迟

到，只见整个会场挤满人潮，本来是由拿督刘贤镇校友率领赴会，但因人多而被分散，结果拿督刘被请到音乐会前的主人桌位上，其余同学则分散各自找寻自己的目标与选择自己喜欢的食物。

许多同学去年没有前来美里参加南大之夜，这次在峇厘重逢，大家均有一种相同的感觉，那就是岁月不留人。不是吗？当年在云南园的窈窕淑女及英俊潇洒青年，如今多数已白发苍苍，牛山濯濯，满脸火车轨。一时见面有的简直不认得，不过大家久别重逢，甚为珍惜这短暂的相聚，有说不完的话要说，有许多的事值得缅怀，所以整个会场声量很大而且吵杂，其中也有许多同学去年曾到美里参加校友聚会，时过一年大家再度碰面，别来无恙，大家都感到快乐。有一位同学打趣道，现在大家都已年纪不小，“平安即是福”说得也是，大家珍惜今宵。

台上的音乐是狂热的，并有巴峇传统的舞蹈，但是人潮来来往往，似乎甚少人有心去欣赏舞台上的表演，同学们还是珍惜这个聚会，“南大一家”，名符其实。

南大同学交流会与联欢团聚

全球性南洋大学校友聚会，这次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举行，叫“南洋大学校友联欢会”第二次是在我们砂罗越的美里举行，叫“93南大

之夜”，这次第三次在峇厘举行，叫NANYANG UNIVERSITY ALUMNI REUNION，也是校友团聚，名称虽稍差异，但意义却完全相同。

校友团聚宴会与同学交流会在我们下榻的SHERATON NUSA INDAH的会议厅举行。上午举行团聚开幕仪式与同学交流会，晚上则举行团聚宴会，在同一地点举行，会场布置华丽别致，尤其是晚上灯光辉煌，色彩鲜明，给人非常舒适的感觉。开幕仪式简单而隆重，在东道主黄荣顺校友致词之后，由另一校友敲锣正式开幕。交流会由黄荣顺主持，主席表示，鉴于印尼情况特殊，会议只能以英语发言，而每一地区校友会代表则允许发言五分钟，发问问题或表示意见只限五名，允许每人发言三分钟。大会这项规定，全体校友都给予支持与合作，只是觉得有点阻滞，所以当加拿大的代表叶天颂校友以华英语双语发言时同学们都觉得亲切。虽然叶天颂校友的演讲数次遭大会主席提醒停止，他还是把讲词说完，赢得同学一片掌声。其实南大一路来都采取华英语双语制度，大多数同学都能以双语发言，而且滔滔不绝。例如交流会各代表以英语发言，都能说出漂亮的英语，当然叶天颂校友以华英语文发言时，同学们感到亲切也是自然的事。何况去年在美里举行的“南大之夜”，校友以华语发言，通行无阻，畅所欲言。

合作、友爱、谅解是南大同学所具有的传统美德。对印尼客观情况，同学们都体会到如此大规模的聚

会在这里举行，已难能可贵，同学给予充分的合作，这种精神并延伸到晚上的盛大集会，直到最后当主席把大会会旗交予下届主办区的新加坡代表时，准许以华语发言。新加坡毕业生协会会长张练鑫校友以华语发言，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整个交流会在融洽气氛中进行，交流会讨论课题是继前两届所提及的问题，主席黄荣顺最后总结，主要有几点：

(一) 建议采取行动，委任新加坡南大毕业生协会在新加坡设立一个永久秘书处，作为全球南大校友的联络总站。

(二) 成立复办南洋大学的专门研究小组，寻求落实复办南大的办法。

(三) 创立全球南大商业投资公司，设立基金推动教育，文化与社会福利活动回馈社会。

(四) 建立全球南大服务行业资讯通讯录，方便加强联系及搭建经贸合作的网络。

交流会在一片祥和气氛中结束，同学们许多话题只好在午餐会上再谈。

联欢团聚餐会

南大校友联欢聚会在交流会同一地点举行，与会者一律盛装赴会。在进入会场前，每个男士都得戴上印尼的传统的头巾，女的却获得一条布巾围在腰上，

头巾分有多种色，同学们都非常喜爱。这个装扮的确不错，一方面是入乡随俗，另一方面则是漂亮的打扮。

整个会场布置堂皇大方，配上深红色桌布的桌椅摆满会场，各式各样的食物，甜品，饮料则在会场内旁边。各种食物，任君选择，然后拿回自己座位享用。表演台上的布置与早上交流会稍有不同，增添了许多盆栽与花盆。餐会未开始前，许多同学都争先到台前拍照，而且涌向台前来的越来越多，都是每一届毕业生一起合照，以及各地区的不同届毕业生合照。当第一届二，三十位同学合照时，会场响起热烈掌声，有一位同学开玩笑说道：这是“稀有品种”，的确，这种机会不可多得。

余兴节目在主办当局呈献的印尼传统舞蹈表演后开始。节目多姿多采，都由各地区校友负责呈献。其中香港代表郑良生同学和他的印尼籍太太之印尼舞蹈表演最令人欣赏与赞好。郑良生同学应该有五十多岁的年纪吧，而且他的身裁也稍胖，但却跳出极其优美的舞蹈。他的太太更是舞姿轻盈，举手投足，不同凡响。其实郑太太在舞蹈艺术界来头不小，她早年是印尼国宝级的舞蹈家，曾代表印尼到国外去表演，她也是在新加坡表演时与郑良生邂逅，而产生一个跨国的恋情，其中有一段缠绵悱恻的经历。

整个联欢团聚餐会，在印尼主办当局呈献一个大规模的游神舞蹈表演后结束。主办当局在晚会结束前，将大会旗交予下届主办区之新加坡。新加坡毕业生

协会主席张练鑫在接获大会会旗后向大会宣布：新加坡毕业生协会已接受主办下届之南大校友团聚盛会，并获得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之同意，明年盛会在云南园举行，而且新加坡也准备接纳五千名同学与他们家属参与盛会。张练鑫同学的宣布，获得全场不断掌声。

骊歌高唱，同学们在印尼逗留只有短短的时间，但是大家均感觉这种团聚不可多得，然而，“天下无不散之宴席”大家只得说“后会有期，明年再见。”





↑ 椰加达市区街头一角，屋顶多
装置碟形天线。

← 笔者摄於独立广场一个纪念碑
前，此石碑乃纪念一位爱国诗人，
他只活了廿二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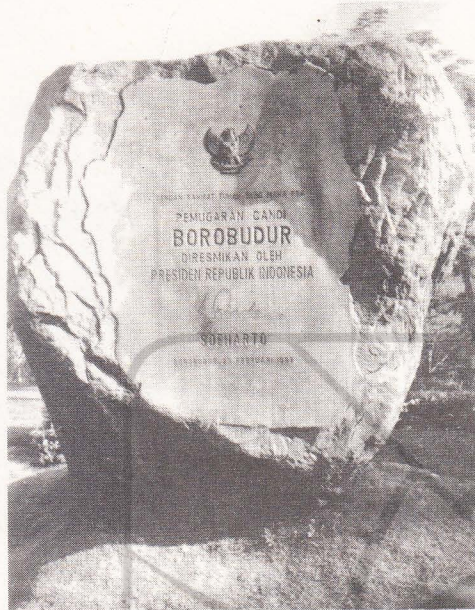
↑ 砂罗越访问团一行访椰加达
缩影公园在一个峇里雕像前摄。



← 笔者摄於日惹街头一辆
三轮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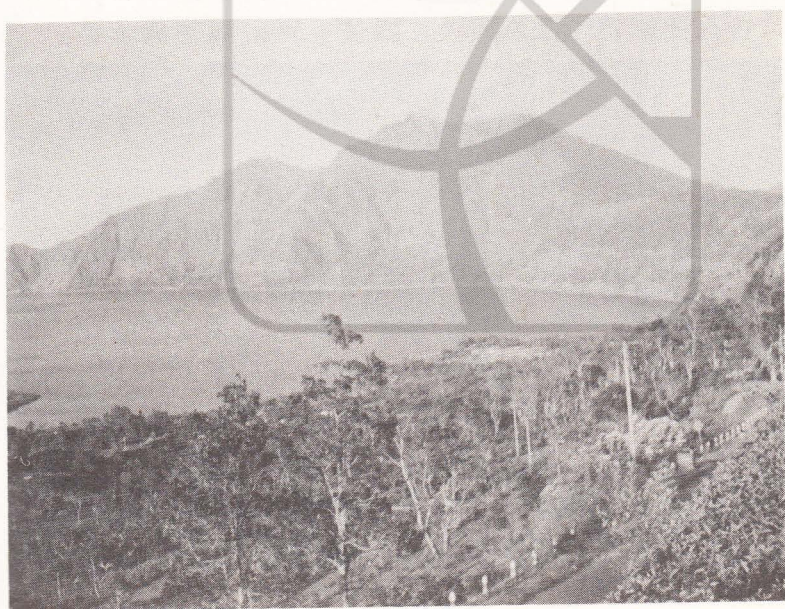
↓ 拿督刘贤镇一家人合摄於日惹
婆罗浮屠塔前。

← 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婆罗浮屠
塔前的石碑，此乃婆罗浮屠塔成为
旅游区时所建。





参加校友团聚的砂沙汶同学摄於餐会上。



峇厘岛的火山旅游区。

笔者夫妇摄於团聚餐会上。



参加校友团聚餐会之部份南大第二届毕业生合摄。

～・～后 記～・～

这里收集的是八十年代之后的部份散文、雜笔之类的文字，乃新闻记者手笔，不免粗枝大叶。新闻记者手笔多粗犷之说法，是出自已故中国主席毛泽东，早年有一次，毛泽东主席对著名的小说家张恨水先生说：「国文老师曾嘲笑我的作文，乃新闻记者手笔，今遇见张先生、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当然，毛主席文采艳丽、大笔如椽。其自嘲的是一番谦虚而已。但却可了解新闻记者手笔较粗略之说法。事实上，新闻工作者时刻都在与时间赛跑情况下赶稿，久而久之，所写的稿件，多快捷而不全面、粗略而不修饰、是很自然的事。我不敢以此作为藉口来掩饰自己的文章，只是觉得这些作品粗浅而已。

自报界退役之后，甚少写稿，年前经友人，尤其是田农兄之多番鼓励，并催促将旧稿整理，编印成书，於是心动，开始收集旧稿，但早期在报馆所写的稿件或更早以前作为文艺青年时的文艺稿件，都无保存。我觉得新闻工作有另一个毛病，就是不甚重视自己的文章，多随写随刊、随刊随丢，不会刻意保留，我即有此毛病，如今「稿到用时方恨无」实属遗憾！但无论如何，这本雜笔終於出版，这里我衷心感激美里笔会以及美里省华总会长刘贤威先生的资助。鍾志华、徐月彬夫妇之封面设计，更感激田农兄的序文以及一路來的鼓勵！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笔会丛书系列

<u>书 名</u>	<u>作 者</u>	<u>定 价</u>
一、 解冻的时刻 (评论)	田 农	RM 10.00
二、 蜕变 (小说)	劭 安	RM 8.00
三、 我们不孤单 (散文)	李艾媚	RM 9.00
四、 羽岛独行 (诗集)	林下风	RM 7.00
五、 本南人文化的变迁 (研究)	蔡宗祥	RM 12.00
六、 那季秋色 (小说)	煜 煜	RM 10.00